

B7155
0022

長篇武俠小說

續鷹爪王

鄭証因著

6



鄭證因著

技擊長
篇小說

續鷹爪王 第六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著 作 人 鄭 證 因

發 行 人 劉 彙 臣

出 版 者 勵 力 出 版 社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電報掛號 三一〇九九

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說小擊技篇長

錄目王爪鷹續

集六第

| | | |
|-------|---------------|----|
| 第五十一章 | 甘婆子破伏闖重圍…………… | 一 |
| 第五十二章 | 小弟兄隱匿招魂澗…………… | 九 |
| 第五十三章 | 逞凶鏖一手打雙梭…………… | 一八 |
| 第五十四章 | 燒松林再闖龍山舵…………… | 二六 |
| 第五十五章 | 亂石崗驚遇閔熊兒…………… | 三四 |
| 第五十六章 | 冒奇險偷渡招魂澗…………… | 四三 |
| 第五十七章 | 留字柬幫匪定約期…………… | 五一 |
| 第五十八章 | 鉄箠道示遷黃石谷…………… | 六〇 |
| 第五十九章 | 慧虎兒力助金七老…………… | 六九 |
| 第六十章 | 孫大娘帶傷揮鉄棍…………… | 七七 |

長篇技
擊小說

續鷹爪王

第六集

鄭證因著

第五十一章 甘婆子破伏闖重圍

第五集敘至，甘婆子帶着甘雲鳳、閔三娘、闖入鐵壁峯總舵，程天寵帶着沈阿英、沈阿雄、閔熊兒往鐵壁峯後潛伏搜索，甘婆子這里從前山折轉回來的一剎那間，眼前的情形一變，總舵前面，東北兩角，兩根高聳天空的燈桿子折了下來，發現兩個可疑的人闖入總舵，甘婆子先前疑心到甘雲鳳、閔三娘，自己恐怕他們被亂箭所傷，自己剛要闖下去救應他兩人，甘婆子動手之下，連續打傷了十幾名幫匪，自己剛要往下闖，可是在此時已然辨別出下面的兩人，絕不是閔三娘、甘雲鳳，甘婆子靈機一動之下，認爲既有人闖下去擾亂他，這是很好的機會，自己正好趁這個時候趕到後面鐵壁峯下看看那三陰絕戶掌羅義、要命郎中鮑子威在這時是否現身，甘婆子從高崗這邊猛撒身退回來，往後面撲過來，甘婆子到了西北角這里，忽然發現鐵壁峯前，那個號燈突然熄滅，這時忽然鐵壁峯腰，離着下面有五六丈的地方，有兩條黑影翻下來，這兩條黑影一下來，全往鐵壁峯的深草中落下去，甘婆子對於這種情形很疑心，認爲或許就是三陰絕戶掌羅義，跟鮑子威這兩個個人已經出現，甘婆子剛要往上撲時，在那片深草中突然連響起三聲蘆笛，這種東西完全和當初鳳尾幫所用的一樣。

蘆笛聲響起後，眼前的情形又變了，甘婆子本就避開高崗附近，因為崗頭火堆太亮，不容易隱避身形，萬想不到這時離開有半箭地一片吶喊殺聲，火亮子同時現出來，整圍着鐵壁峯總舵，遠遠包圍着，並且幫匪佈置非常的厲害，在同時崗頭這邊，靠北邊的一百名箭手，竟分出三十名來，一轉身全面向北，跟隔着半箭地遠的第二道圍子互相呼應，這一來兩邊的箭齊往當中射，甘婆子在這種情勢下，知道今夜要是不跟他們破死命一拚，非被困在鐵壁峯不可，甘婆子從一片亂草中，往起一縱身，現在也得躲避着崗頭一帶的火光了，往鐵壁峯猛撲過來，身形一穿過來仍然往西撲奔，先前看到黑影落下的地方，現在只有鐵壁峯前這一帶橫路沒有燈火，比較着黑暗，可是甘婆子身形才落下來，突然從身左側一片荒草中，一個人猛撲過來，此人的勢子很急，可是絕不發聲，只有他身形穿過來，這片荒草瑟瑟的響了一下，人已經到了，甘婆子就知道來的人手底下厲害，隨着身形往這邊落，帶着一股勁風，雙掌竟向甘婆子胸前打來，這個人也是矮着身軀，甘婆子覺得他雙掌的力量大，自己趕忙全身往後一縮，凹腹吸胸，甘婆子可不縱身躲避，這一手甘婆子十分冒險，自己也因為情勢所迫，不肯叫來人再走開，安心要和他換兩招，爲是好辨別，是否自己所要見的人。

甘婆子此時一個「蓮台拜佛」式，雙掌從自己胸口下猛往上一穿，跟着雙臂向前一展，用「分雲手」來斬他的兩腕子，甘婆子此時手底下力量也用足了，可是這個人雙掌打空之下，他猝然猛回把雙臂一帶，一橫身，他這兩隻胳膊已經撤回，可是此人變招變的也快，身形一橫過去，右臂反往外一

抖，一個「大鵬展翅」式，這時他的身軀可隨着往下一矮，此人手底下他是安心下毒手，這一掌竟照着甘婆子的丹田穴打來，這種手法十分厲害，他手底下奔的是敵人的致命處，這一掌要是打上，就得送了命，可是甘婆子也十分憤怒，自己在雙掌遞空下，趕緊地左肩頭一甩，右腿往起一提，一扭身，右臂也用足了力，一個「孔雀別翎」的手法，這兩下可稱得起棋逢對手，甘婆子這一招用得恰好和他這一掌算是對上了，兩下的掌力往一處一碰，甘婆子是一個久經大敵的人，自己就沒敢把力量全用上，趕緊地右腳往下一落，左肩頭往下一沉，右腳尖一用力，一蹬地，身軀倒縱出來，就這樣，自己覺得右臂的筋骨全作痛，這一掌若是把力量全用上，雖則敵人逃不開，自己這隻右腕也得受傷。

這個人的動作跟甘婆子是一樣，他這邊同時往西穿出去，甘婆子被逼得反往東退回來，身形往這邊一落，可是偏着北邊一片大石堆上面，嘩啞的一聲響，上面的石塊滑落了一大塊，一條黑影從上面猛撲下來，這個人往這邊一落，他也是往甘婆子身上猛撲，人到雙掌已然遞到，「雙推手」往甘婆子左肩頭右肋後猛打來，甘婆子這時正是面向北，覺得這個人雙掌已經遞到了，甘婆子一個黃龍倒轉身，身軀是從左往後一翻，腳底下可是斜往東北一探步，把來人的雙掌避開，甘婆子左掌已經打出去，「雲龍探爪」往此人的左肩頭下反擊來，這個人突然一扭身，已經竄出去，他竟往那個石堆後躡去，可是跟着一聲蘆笛響起。

這種聲音跟方才吹得不同，聲音極長，甘婆子此時十分憤怒，因為自己已經和着兩個人動上手，

但是始終沒看到他倆的面貌，甘婆子一俯身，往前猛着一縱，往這片大石堆追過來，可是甘婆子才撲到石堆旁，在這高崗北邊的第二道圍子所出現的幫匪，跟連着附近崗頭上所有的箭手們，似乎全被他這一聲蘆笛，指示了進攻的方向，吶喊着殺聲，瑟瑟地亂箭射出來，齊往西北角這一帶撲過來，這班幫匪們的動作很快，趕到甘婆子到了亂石堆旁，靠北邊一大隊箭手已經撲上來，甘婆子雖則十分憤怒，可是他認為多殺傷這些匪黨們有什麼用，自己所要找的是三陰絕戶掌羅義、鮑子威、羅信等，所以甘婆子往左一擰身，仍然是往西南撲過來，一連兩個縱身已經闖過西北角，這一帶比較着黑暗，甘婆子身形一到了那個號燈的桅桿下，可是這時從西北那邊一條黑影嗖嗖地穿過來，甘婆子心想你來的正好，我老婆子今夜非看清你的面貌不可。

甘婆子這時身形已經矮下去，所來的這條黑影隔着還有三丈多遠，甘婆子往起一長身，正要把身形縱起猛撲過去，可是耳中忽然聽得身後這根桅桿上面有人在唵啞了聲，跟着這根桅桿吱吱一聲響，桅桿幾乎折斷，上面一條黑影猛竄下來，向前面落去，這一來甘婆子因為沒辨清楚，上面下來的究竟是什麼人，自己把身形收住，就在這剎那間，這個人正撲到迎面那條黑影落腳之處，那一帶的荒草悉叻悉叻的暴響之下，這兩條黑影倏東倏西，忽進忽退，兩下里也就是作一接觸，從西北撲過來那個黑影子，竟向鐵壁峯左側逃去。

甘婆子此時依然沒辨出眼前人的面貌，自己一縱身，往前猛撲過來，口中在低聲招呼：「你是什

麼人？」可是這個人他身形不停，順着鉄壁峯下橫竄着這片荒草坡，一直的向鉄壁峯的西南角，甘婆子因爲他並不答自己問的話，可是這種情形，又絕不是自己的敵人，甘婆子仍然緊追過來，眼前已經到了鉄壁峯的西南角，前面這條黑影，看情形是要往鉄壁峯旁退下去，甘婆子非要追上他不可，可是前面這個人突然把身軀往下一矮，已經隱入荒草中，此時忽然用極低的聲音招呼道：「老婆婆，你還不去救你兩個同來的人，我現在不是和你相見的時候，快去！」這兩句話發出後那邊的一片深草，連續發着響聲，此人已向鉄壁峯後如飛而去。

甘婆子因爲他分明告訴過自己，閔三娘跟雲鳳已經被困了，自己再不敢追趕這人，趕緊的一轉身，從西南角這邊穿過來，緊往崗頭一帶連縱身形，甘婆子一翻上這片高崗後，眼中依然望到靠這片山崗的南邊，跟北邊全是一樣，在崗頭上十幾處火堆，依然在燃燒着，煙火騰騰，可是離開沒有多遠，一片火把的光亮，如同一條火龍，半圓的往高崗這邊包圍過來，甘雲鳳閔三娘從亂箭中往西南角這邊退，兩人手中兩口劍全是各自舞動，上下翻飛，撥打着亂箭，雖是這樣，靠西南角這邊已經有大隊幫匪堵截，他兩人的情勢很險了！

甘婆子此時變足一頓，身形縱起，從西南角這邊的一羣幫匪頭頂上穿過來，身形往崗頭上一落，不往前面趕，就在這里一個盤龍疾轉，雙掌一揮，把眼前的幫匪打出三四個去，更順手奪了他們兩張弓，口中高喊着：「不要命的東西們！還不給我躲開。」甘婆子手中這兩張弓舞動，一連兩個翻身，

碰得這些個幫匪，東逃西竄，立刻把西北角的崗頭道路打開，甘婆子這時把手中這兩張弓舞得呼呼的風聲，此時閔三娘、甘雲鳳發現西南角這一亂，更見到甘婆子在這裡現身，這兩個人把手中劍揮動，猛撲過來，甘婆子招呼了聲：「隨我來。」反身一縱，已經竄下崗頭，直撲鉄壁峯的西南角。

甘婆子此時自認不易走開，可是帶着閔三娘、甘雲鳳退下來時，竟自絲毫沒有阻擋，一直的繞過鉄壁峯，仍然撲奔那條山澗，鉄壁峯那邊吶喊殺聲，但是並沒有人追過來。

甘婆子這個人，應付事情，倒是很有隨機應變，當機立斷的力量，一直的往西出來有二十餘丈遠，甘婆子猝然向閔三娘甘雲鳳低聲招呼了聲：「你們只管走，不要等我，我非把這兩個老賊看清楚了不可，甘婆子往回一翻身，倏起倏落，循原路退回來，身形才往東縱出六七丈，閔三娘甘雲鳳是聽着他的囑咐，是連話全沒敢答，這姐兩個知道甘婆子仍然要把形跡隱去，可是這姐兩個往前出來沒有多遠，甘婆子那里已被人擋住，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又追上了閔三娘甘雲鳳，雲鳳迎着甘婆子低聲問：「阿娘，怎麼？」甘婆子向他肩頭一拍，口中說：「不要嚮，走。」可是甘婆子背後一條黑影也跟蹤而至，正是鉄鶴鷹禪天寵。

甘婆子也是被他截回來，禪天寵他趕緊越過前面這段山澗，隱身在偏着北面的一片亂林中，甘婆子到這里他猝然現身，也是一樣情形，不叫甘婆子開口，甘婆子看他的身形動作不像吃了虧的，可是阿英阿雄閔熊兒全沒在他身邊，甘婆子因為他不叫開口，自己也趕緊的撤回來，追上閔三娘甘雲鳳。

全是潛蹤隱跡，檢那極黑暗的地方，撲奔山澗這邊，這種情形，甘婆子也算是對敵人面前輸了一招，處處的自己小心着，謹慎着，不敢輕視敵人，不到萬分不得已下，不現身，可是現在往鉄壁峯後這一退下來，就叫失於檢點，任何精明強幹的人，有時候事情沒發作，也一樣的不能覺查，這還仗着甘婆子程天寵那麼成名的人物，對付這場事，不驕不狂，所以和敵人還能爭最後一招，倘若在這時再有輕敵之意，只怕鉄壁峯的事沒有解決，自己這班人先得落個一敗塗地了。

他們一直撲奔山澗這邊，這里雖則依然是黑沉沉陰暗了，可是已從這里走過幾次了，總算是熟道，越過山澗之後，還是不見阿英阿雄等，甘婆子緊貼到程天寵的身邊，低聲問：「他們怎麼樣？」閔三娘也是驚惶失措的向這附近一帶不住的查看着，此時也緊趕到甘婆子的背後，可是鉄鷄鷹程天寵，雖則離着甘婆子這麼近，依然把右手遮到嘴邊，只說了「不許問。」三個字，並且現在變成了他在頭前引路。

鉄鷄鷹程天寵現在好像加上了一成仔細，他時時的變換着方向，決不是一直的往回下退，這時天色已經到了五更左右，四個人這種走法，非常快，在天快亮時候，已經到了盤龍嶂的附近，鉄鷄鷹程天寵頭一個越過這片斷嶺之後，却故意的往南翻過半里多地來，在一片亂松林內，招呼甘婆子、閔三娘、甘云鳳，道：「我們在這里可以歇息一下了，索性天亮後我們再趕那一段路，甘婆子等聽程天寵這麼說着，知道他是故意的使詐語，對於盤龍嶂這個地方，不敢一直的回去，恐怕有敵人跟蹤隱蔽，

閔三娘此時心似刀扎，他實在惦念着閔熊兒、阿英、阿雄，但是不敢開口了。

好在工夫不大，天光已經亮了，鉄鷓鷹程天寵，圍着亂松林前轉了一週，他這才翻了回來，湊到甘婆子等身邊，眼中還不住的查看着四週，用極低的聲音，向甘婆子等報告道：「從此時起，我們最好不再提他三個的去向，他們已把形跡隱去，隱匿在極嚴祕的地方，可是敵人的佈置十分可懼，師姐難道你沒發覺有人暗中相助麼？」甘婆子點點頭低聲道：「他們究竟怎麼樣？你這麼放手不管他們，難道沒有危險麼？」鉄鷓鷹程天寵道：「情勢所迫，我不能不離開他們，我在這一帶蹤跡太明，雖則雙塘口一帶我沒正式和他們相見，但是現在才發覺三湘一帶幫匪太多了，認得我的人也太多，只有我早早離開他們，他們倒可以在附近一帶隱匿，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下手，不准什麼時候得到機會，可是他們心志非常堅決，決意的這麼作下去，連我也怕反壞了他們的事，這才在一個極好的時候，我撤身退下來，我們從現在起，口頭上說話要謹慎，時時要隄防着，我們形跡落在敵人的眼內，就是我們這班人形跡敗露了，也要把他三個的行蹤去向掩飾下去，不叫他們覺查出來，究竟落在什麼地方，並且這三個少年全不是他們注意的人，這是他們極佔便宜的地方，我們繞路回盤龍嶂，趁着白天歇息一下，我們也好仔細計劃一下，要變換潛蹤隱跡的地方。」

甘婆子閔三娘甘云鳳一聽，小弟兄三人沒有危險，略微的放了心，此時樹林子附近一帶，宿鳥飛鳴，天是大亮了，甘婆子等在曉露未乾之下，穿着荒林野草，這一帶連自己走着，全得時時的辨識着

遠處的景象，不然連自己也容易把方向走錯，把路走迷了，來到盤龍嶂下。

草上飛余忠，他這多半夜的工夫，始終沒離開盤龍嶂西的高地上，隱身在亂石後面瞭望着這一帶，他也是十分擔心，此次入鐵壁峯，去的人，全是十分冒險，此時看到大家的蹤跡他連忙迎下來，可是看到回來的人，單單不見了三個小弟兄，余忠也是十分驚心，他迎着甘婆子閔三娘，剛要開口時，甘婆子已向他擺手，閔三娘更向他搖頭示意，不叫多問，好在天亮了，到了盤龍嶂下，把身邊帶的包裹全解下來，全是背貼着山壁，坐在這裏歇息着，鉄鷄鷹程天寵看了看外面離開六七丈外，才有隱蔽身形的地方，此時是一個白天，附近一帶，稍有一點動靜，容易覺察，程天寵更在低着聲音向大家說道：「我們現在講話，只叫他貼近身邊的人，能聽得見，就是對面草棵子里藏着人，他也只能看到我們嘴動，聽不出說的是什麼，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得我們眼前一切行動。」甘婆子閔三娘等全認爲他這話很對，現在應該這麼加倍的謹慎了，程天寵把乾糧袋水袋取出來，大家隨便用着，這才敘述帶着三小到鉄壁峯後的情形。

第五十一章 小弟兄隱匿招魂澗

趕情此番入鉄壁峯，以甘婆子等這麼行蹤隱秘，處處在隄防着，伏椿暗卡的襲擊，可是早有人幫了大忙，若不然他們不只於到不了總舵，連鉄壁峯前也越不過去。

甘婆子帶着三娘跟甘云鳳越過山澗撲過前山，他們是並沒發覺，其實有人早把這一帶佈置的伏椿暗卡給收拾了，所以他們很順利的越過山澗，撲奔總舵，鉄錫騰程天寵和這小弟兄三人，容得甘婆子等往前闖過去，他們全把身形隱起，阿英阿雄跟閔熊兒，全各自稍微隔開丈許遠，蛇行而前，往鉄壁峯後這段寬大的山澗邊搜索過來，他們此來，已經下了決心，決沒打算今夜就能得手，並且也盼着前山一帶有了動作，這裡才可以放手搜尋道路，所以他們不被時間的限制，從一片片的亂草中，向山澗邊偷襲過來。

可是靠後面這段大山澗陰森黑暗，鉄壁峯是高聳天空，這四個人穿着很高的亂草，他們前進的很慢，往前過來一兩丈遠，趕緊把身形停住，全是注意着自己身邊附近一帶，有時候就得把身邊所帶的鉄沙鏢彈打出來，互相招呼一下，爲是自己人不要走散了，因爲這一帶，彼此全把身形矮下去，誰也看不見誰了，更不能發聲打招呼，只有仗着囊中鉄沙鏢作一個信號，他們離着山澗邊還有七八丈遠，這一帶的地方越發的險惡，可是隱身的地方，倒容易找了，一處處的斷崖層石，有的拔起山頭，一兩丈高，最矮的也有五六尺，可是決沒有道路，這四個人往澗邊撲，荒草少的地方，還得留着神，腳底下踩下去，極容易留下跡象，在夜間是沒有什麼，天亮後極容易被人發覺。

這時閔熊兒從一片亂草中穿行着和阿英無意中接近了，兩人的鉄沙鏢互相發出，全在附近的身邊荒草中沙的嚮了一下，這二人首先聚在一處，閔熊兒伸手抓住阿英的胳膊嘴湊在他的耳邊說道：「阿

英哥，你聽，前面已經有水聲，到了澗邊了，隄防着腳底下登滑了滾下去，最好我們把身形貼到亂石坡上，往前爬行，滾着進，沒有險。」阿英也湊在閔熊兒的耳邊，低聲說：「不要緊，你留神，不用照顧我，程老師呢？」閔熊兒道：「就在靠北邊一點，鉄沙鏢够的上他」阿英道：「我們趕緊翻到山澗邊看看，究竟有多寬的山澗？」說話間這兩個小弟兄，各把身形往下一矮，全是蛇行而前，不時的用手抓着聳起地面的大石，身形往前翻，可是閔熊兒才出去兩丈左右，他忽然低聲驚呼，險些喊出聲來，阿英恐怕他遇到什麼變故，從一片石堆下一彎身輕輕的往前縱過來，往他身邊一落，閔熊兒此時把身形也撤回來，跟阿英湊在一處。

他把阿英的手抓住，拉着他輕輕的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出四五步來，他往地上一矮身，拉着阿英的手往前前摸，阿英此時左手也伸出來，眼中也看到腳底下有一件黑忽忽的東西，趕到手摸到時，竟是一個人的身軀，倒在這個亂石堆旁，一片荒草內，阿英雖則驚心，可是知道決不是自己這邊所來的人，他忙低聲招呼閔熊兒道：「不要驚慌，現在這種地方，不能取火亮子，只有在黑影中，仔細摸索了一下，這個人早已死掉，阿英招呼着閔熊兒，把這個人搭起，離開面前這片深草，仍把他放在亂石坡上，此時程天寵阿雄也全發現他兩個在此處把身形顯露，程天寵等趕緊的全撲過來，阿英向他們打招呼，全把身形矮下去。

現在只有天空中密扎扎的星斗，月亮是早已沉下去，被兩邊遠處的峯嶺擋住，好在都在黑暗中呆

得久了，離開深草仔細的一辨別，已然看出脚下輪的這個大約是由前山派下來，在這里下卡子的，雖則辨別不出他的面貌，也沒見過他，在他這種穿裝打扮上看出來是一個頭目，衣服十分齊整，兵刃暗器全備全，可是找不出他致命傷來，鉄鷄鷹程天寵趕緊向阿英、阿雄、閔熊兒打招呼：「不必遲疑，這個尸體留在山澗附近，這分明是有人故意的用他來警戒我們，叫我們知道這鉄壁峯一帶早有防備，我們現在探查後澗是十分危險，現在我們也不必管伸手幫忙是何人，你看此時附近一帶決沒有埋樁下卡的人了，我們就反客為主，山澗附近一帶入了我們掌握中，我們要小心謹慎及監視他的人，索性把他搭着，拋入山澗內，消滅了這種形跡，我們再查看山澗的形勢。」

阿英阿雄跟閔熊兒三個人把這個尸體搭起，踏着澗邊的亂石慢慢的走向山澗邊，到了山澗邊上，這一帶的形勢，越發險惡，一處處盡是大小浮動的石塊，上面不是長着野草，就是蒙着一層綠苔，脚下得十分留神，這三個人先把這個尸體拋入山澗內，阿英回頭來低聲向程天寵打招呼道：「老師傅，我們眼前這種舉動，在一個深夜間，自己也不覺查，可是我們四個人在山澗邊一帶，到處留了跡象，於我們十分不利，這種情形可不好，這些個痕跡只要被前山一帶發覺，何況鉄壁峯後峯頂上還有人，這一帶要是叫他注意到，我們可就無法下手了，程老師，我們認為既已到了這里，決不再走開，我們索性趁這時把圍着鉄壁峯後這一段山澗，全把他查看明白了，最寬的地方有多寬，最狹的地方有多狹，這是必須知道的事，鉄壁峯後，是否有攀緣着足的地方，可不是黑夜中所能完全查明的事。」

鉄鷄鷹程天寵道：「咱們現在是在走一步算一步，作到了一點算一點，你們聽，前山大約已經有動作了。」小弟三人全仔細側耳細聽，不過聲音是聽不真切，有這麼高據天空的鉄壁峯阻擋着，不過隱隱的能夠聽到一點雜亂的聲音，這是先前決沒有的聲息，阿英答了聲：「好，」立刻分散開，程天寵跟沈阿雄順着山澗邊往南搜尋過來，阿英和閔熊兒往北也是順着山澗邊往南一步步的查看，這可全仗着小弟兄的目力好，可也不過辨別出山澗對面大致的情形，順着澗邊南北出來各有一箭多地，因為對面全到了山峯轉角處，不用再往前淌了，此時把後面這段大山澗的形勢全看清楚了，可是這種情形下，想渡過山澗去，真是勢比登天還難，若不是這麼險的地方，敵人也不會這麼不嚴密的隄防，簡直是沒有渡過山澗的地方，凡是接近鉄壁峯後這一帶，最寬的地方，足有十幾丈，雖則找到最狹的地方，也有五六丈，這種情形，任憑你有多大本領，反正他肋下不能生出雙翅來，沒有法子渡過去，山峯後面雖則是貼着山壁一帶到處的怪石突起，草木叢生，可是你不越過這道山澗，你有什麼法子可想。

程天寵跟阿雄，很快的從那邊翻回來，跟阿英聚到一處道：「從鉄壁峯轉角那裏，已然看到總舵一帶現出大片火光，大約是我師姐跟閔三娘云鳳已然動了手，因為方才沒往這邊撲過來時，前山一帶一片黑暗，看不出多大的火亮子，此時情形和方才不同了，這裏決沒有渡過山澗的希望，我們趁這時何不趕奔鉄壁峯那邊看看情形如何，倘若他們形勢不利，我們也要接應一下才好。」阿英聽到程天寵的話，他忙低聲答道：「前山若是真個動上手，可是最好的時候，不過老師傅，你可得原諒我們，任憑

形勢如何不利，我們小哥三個決不能再現身動手，讓自己本身顯露形跡，那不是我們來意，離着天亮沒有多大時候，趁這時我們到鐵壁峯附近再查看一下也很好，因為天一亮，我們決不能再到前面，敢露形跡，並且也沒用。」釋天寵道：「好，就這樣辦，這四個人順着山澗邊轉角處撲過來。」

一路上掩蔽着形藏，越過鐵壁峯南這段狹山澗，已經聽到前山一帶吶喊殺聲，阿英向釋天寵打招呼道：「老師傅，最好你先儘自往前撲，到了鐵壁峯的轉角處，趕緊把身形隱去，我們要緊貼着山壁這邊搜索一下，咱們各幹各的了。」沈阿英帶着阿雄閔熊兒往一片荒草蘆葦中一直的撲到山壁下，緊貼着鐵壁峯下往前轉。

這一帶的腳底下已然試出沒有人走過，脚下所踏到的盡是腐草，全是經年累月沒人動的，他們是緊貼着山壁往前轉，這小弟兄三個，身形又瘦小，他們竟自轉到鐵壁峯西南角遺里，各自找好了隱身之處，伏身不動，此時也正是甘婆子已在對付暗中襲擊他的敵人，就在最後一次那個號燈的桅桿暴嚮之下，從上面猛撲下人來，把一個襲擊甘婆子的敵手逼退，甘婆子也趕緊的撲奔了西南角高崗，小弟兄隱身是貼着山壁這邊，鐵壁峯的正面可以看到。

就在甘婆子往西南角高崗那邊在接應閔三娘的一剎那間，從西北角一帶似乎有很快的一條黑影，一直的奔鐵壁峯的當中，耳中更聽到一聲蘆笛響，這時才發現是兩個人竟自施展開輕身術向上撲升，阿英阿雄閔熊兒全是伏身不動，暗查動靜，就在這兩個黑影升到五六丈高的地方，耳中聽得這山

峯的高處，瑟瑟的響了一下，有一條黑東西從上面拋下來，眨眼間貼在峯腰的兩條黑影同時升上去，阿英等雖則隔著十幾丈外，別的看不清楚，這兩個人影子還辨的真切，他們往上升時，決不是在施展輕身術，雖躍攀緣，兩條黑影沒什麼動作，真好像騰雲駕霧一樣完全是一直的往峯頭上拔起，趕上去十幾丈高，這邊就看不見了，阿英向身邊的閔熊兒肩頭上一拍，貼着山壁下仍然謹慎着，不叫腳底下帶出多大聲息來，阿雄也是跟着往山壁的轉角向西轉過來，阿英此時連續的打出兩粒鉄沙鏢，向程天寵打招呼，程天寵這時聽到鉄沙鏢的聲音，他立刻從樹林子前翻了回來，跟阿英等聚在一處。

阿英向程天寵的身邊低聲說：「我們退！」沈阿英二人一句話沒有，一連幾個縱身往西翻回來，離開西南角有十幾丈遠，阿英忽然向阿雄閔熊兒打招呼：「往鉄壁峯的邊上，他身形隱起」程天寵也跟着往這邊退了過來，這時沈阿英趕忙抓住程天寵的胳膊，附耳低聲招呼：「程老師，我求你聽我的話，鉄壁峯秘密的情形，我大致已經判明，從此時起，我們弟兄三人要立時把身形隱去，三娘跟云鳳已經過來，不要向他們招呼。」果然這時甘婆子已經把閔三娘甘云鳳接應退下來，就從面前樹林子旁邊一直的向西飛縱過去。

程天寵見阿英說話十分嚴重，自己就沒敢向甘婆子打招呼，阿英跟着說道：「從現在起我們只有分手，才能保得住我弟兄三人形跡不致於敗露，告訴甘老前輩，跟三娘等不用替我們担心，我們自有極安全的隱匿之所，我們必須在鉄壁峯附近把身形隱去，才容易在這里停留下去，趁着我們弟兄倆在

三湘一帶，始終沒正式露面，敵人們還沒注意到我們身上，若是跟隨你們一同回盤龍嶂，再想到這裏來就不容易了，只有閔熊弟弟是他們所知道的人，我們分手後，老師父你務必的跟他們退回後山，無論在什麼時候，口頭要謹慎始終不要再提起我弟兄的名字，提到閔熊兒時作爲他已離開後山，我們只要這里潛伏下去，總可以找到機會入鉄壁峯查明這兩個惡魔，隱匿這里的情形，老師父你無論如何，就按我的話去辦，我們決意這麼去作了。」

阿英一邊說着話，一邊注意着樹林子外的情形，他這時趕忙的又向程天寵道：「老師父你趕緊去，怎麼甘老婆婆又翻回來，他一定是還想入前山，你去阻擋一下，我們也不敢再就攔了。」程天寵這時也因爲停身的這個地方，危險太多，實沒有功夫多說話，只匆匆的向阿英囑咐了聲：「我也無法攔阻你們，可是你們這麼作危險太多，要拿定了主張，一切事不要冒險，我們暫時退下去，到夜間必來接應你們。」程天寵說話間，又連着打出三粒鉄沙鏢，爲是阻止甘婆子，不許他再往前闖。

阿英這時忙向程天寵道：「程老師！你們倘若再來時，我們若是認爲不宜現身和你們相見，我們可絕不再露面了。」說話間阿英已經向阿雄、閔熊兒一揮手，這兩個人已經貼着山壁下往鉄壁峯後轉過去，阿英這時又向程天寵說了聲：「我不跟甘老前輩見面了。」可是程天寵十分着急，他一縱身穿過來，追上了阿英，抓住阿英的肩頭，說道：「阿英！我們再來時，必須看到你，你不能叫我們心懸兩地，不知你們生死，這個話你必須聽。」阿英只答了個「好」字，身形已然縱出去，連頭也不同，

如飛而去，程天寵只有望着阿英的後影嘆息，自己在江湖闖蕩一生，真沒見過這樣胆大心細的少年，自己只得從樹林中縱身出去，把甘婆子阻止住，這才一同退下來。

臨回來在路上程天寵因為在鉄壁峯後發現的那個幫匪體，已經知道自己這般人在盤龍嶂隱匿，已經全到了危險的時候，所以他一路上不時的改變方向，就提防着恐怕有幫匪們跟轍，趕到天亮這才回到盤龍嶂，程天寵到此時仍然十分的謹慎，低聲的述說一切，他可完全是爲得要保全小弟兄三人的祕密，他們的行跡，無論如何再不能洩露了。

甘婆子、閔三娘、甘云鳳、余忠聽到程天寵這一番話，全是十分驚心，認爲他們小弟兄隱匿在鉄壁峯後太危險了！但是事情已經這麼作，空替他們担心，也沒有用，甘婆子看了看閔三娘，低聲說道：「三娘你只管放心，我們夜間在龍山總舵的情形你還看不出來麼，現在我們沒有出奇制勝的手段，想和敵人爭生死存亡，就不易了，你只管放心，覆滅龍山這一般匪黨，他們小弟兄定能爭最後一招，也叫江湖上看看後起的人物中竟有這麼叫人可敬的少年，把懷放開，我們今夜無論如何，要趕到鉄壁峯看看他們的動靜。」

閔三娘此時雖則爲閔熊兒担心，可是沈阿英沈阿雄全能這樣勇往直前的去作，自己對於閔熊兒若是過分的顧慮他的安危，也叫甘婆子太笑話自己，是平常女流的行爲了，大家歇息了一回，甘婆子趁着白天帶着程天寵把盤龍嶂附近又查了一遍，有沈阿雄所佈置的幾處疑陣，也全是山巖洞穴可以隱

身的地方，在盤龍嶂的北邊的那片老松林前，有一處較大的山洞，沈阿雄也到過這里，他把里面用火燒了一次，把里面潛伏的虫蛇全驅逐了，在洞門邊更有石頭架起一個石灶，更燒了些草灰，不論什麼人到了這一帶，也能看得出這里是曾經有人停留，甘婆子向程天寵道：「師弟！這到是十分好的地方，盤龍嶂倘若不能待下去，我們在這古洞也可以暫避一時。」程天寵道：「今晚看看情形再說，盤龍嶂若是不能停留下去，這里可就不是安全之地了。」甘婆子點點頭，程天寵仍然轉回盤龍嶂，余忠在盤龍嶂前把守。

第五十三章 逞凶燄一手打雙梭

閔三娘跟甘云鳳此時全躺在亂草上睡着，甘婆子向程天寵道：「夜間的事，情形好險，在鉄壁峯前，我已經跟三陰絕戶掌羅義拚了一下，我這條右臂幾乎被他所傷，按眼前的情形看來，在龍山總舵暗中幫助我們的人，分明是鉄簀道人、悟因大師了，這二位風塵異人，看情形也是不到不得已時，不願意露面，所以眼前的事，我們只有自己盡力，不能倚靠別人，趁着白天，這里絕沒有危險，我們連日沒得歇息，師弟，我們要好好養一養精神，龍山鉄壁峯任憑他佈置成天羅地網，我們也要隨時的去擾亂他，不能再容他再緩過氣來，放開手的對付我們，何況小弟兄三人這麼下苦心的隱匿在那種危險之地，我們要隨時從旁擾亂着敵人非叫他有顧此失彼的情形，小弟兄不易得手，我們今夜還要到鉄壁

峯，外面有余老師照顧着，我們不用再担心了，」程天龍答應着，他們也真個的勞之過度，現在這種情形真是苦到萬分。

他們這般寄身江湖的人，不遇到大災大難輕易吃不到什麼苦，現在全是吃不得吃睡不得睡，一個個就躺在盤龍嶂山壁下，仗着這一帶形如走廊外面的樹木濃密。外面有余忠在高處瞭望着，甘婆子等一直的睡過午後才醒轉來，閔三娘究竟是担心着閔熊兒，甘婆子母女何嘗看不出來，可是不說破他，在這白天一點信息沒有，直到太陽落下去，閔三娘想早早的趕奔鉄壁峯，甘婆子告訴閔三娘，不能去早了，今夜再去那一帶防守越發嚴厲，我們必須在三更後到達。

閔三娘在甘婆子面前也不敢說什麼，自己從昨夜隨他們入龍山總舵，幾乎被匪黨亂箭所傷，閔三娘還有另一種打算，這是他自己的事，就因為三堂的旗令竹符已經落在刁四義雷震霄手中，這兩件東西，自己必須把他弄回來，將來的事情也好有個交待，自己原本就是冒用鳳尾幫的旗令竹符，現在自己把這種重要的東西，失去兩件，總算個人最難堪的事，可是龍山總舵現在防衛的那麼嚴厲，匪黨那麼多，這件事恐怕無法下手，閔三娘悄悄地向甘云鳳說了這件事，甘云鳳勸着閔三娘：「我們現在應付眼前的事，還感覺着力有不足，這件事可以不必忙着下手，只要龍山總舵，整個的勢力瓦解，這點小事總能把他圓滿的交待上，你又何必担心呢？」閔三娘只好點頭答應。

這時天色已經晚了，可是盤龍嶂下在這種緊急的時候絕不敢再點燈火，甘婆子那支鉄拐杖在沈阿

英去接萍姑時，由姜秋野等已經給甘婆子帶來，可是甘婆子這條兵器不到了十分不得已時，不敢用他，這時眼前已經昏黑下來，甘婆子從山壁前把這支鉄拐杖提起來，拂拭了一下，閔三娘在一旁說道：「老前輩今夜想帶着他，叫匪黨們見識見識老前輩的威力嗎？」甘婆子哼了一聲道：「我是想用用他，不過今夜不是時候，龍山鉄壁峯覆滅時，我是要叫他們嘗嘗我老婆子的厲害，尤其是三陰絕戶掌羅義這個老賊，他屢次的對我下絕情，施毒手，我必要跟他拚一下，倒要看看他有多大本領，敢這麼輕視我老婆子。」可是說着話甘婆子却把這條鉄拐杖藏在山壁前的乾草內，跟着向程天寵余忠道：「天已經黑下來，現在可得多留神，你們二位還是辛苦些。」到斷嶺跟盤龍嶂上面去瞭望，我們大約總得二更後才能起身，程天寵跟余忠兩人答應着，趕緊到盤龍嶂的東西兩面，這里甘婆子跟閔三娘，甘云鳳因爲這一天已經歇得精神恢復過來，此時全暫在遮蔽着盤龍嶂的這片松林前，低聲說着話，甘婆子是在囑咐着閔三娘、甘云鳳，今夜入鉄壁峯總舵應該走的道路，和下手的情形，因爲這件事是關係着小弟兄三人的生死存亡，不能不慎重了！甘云鳳、閔三娘全答應着，就在這時忽然程天寵他從斷嶺那邊如飛的退回來，到了眼前這片松林附近，忽然連續發出三粒鉄沙鏢。

甘婆子等全是一驚，因爲時候尙早，他們這幾個人雖則在荒山野嶺，因爲全是久走江湖的人，只要天不陰，白天有太陽夜間有星月，就能够辨別出時間的早晚了，雖則不能十分準確，可是決差不多，所以這時知道決不會過三更，鉄鷄鷹程天寵這麼突然退下來，閔三娘還認爲是閔熊兒等有信息到來

，他頭一個穿過來迎着程天寵，剛說了聲：「程老師。」底下的話沒出口，程天寵低聲道：「噤聲！」三娘嚇得趕忙把下邊的話收住，程天寵湊到甘婆子近前，低聲說：「師姐，我看見斷嶺南的那個石洞竟有火光閃動，事情怪！，我恐怕變生意外，你們這裏絲毫沒有覺查，所以我從斷嶺那邊趕緊退回來，我們應該到那邊看看去。」甘婆子一聽也是驚心，遂說了聲：「你們分散開，往石洞那邊搜查，我得去向余師傅打個招呼。」

甘婆子這種地方，也是應變神速，這種人物遇到了非常事的時候，自己固然是小心應付，但是還能照顧到身邊的人，因為余忠身上的傷始終沒好，甘婆子一擰身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已經順着盤龍嶂下往後面高處竄上來，手中鉄沙鏢已經連續發出，這種動作已然阻止了余忠，不叫他發聲了，果然余忠迎上前來，甘婆子附耳低聲告訴他：「現在斷嶺南石洞那邊已然發現可疑的情形，你要把身形隱起照顧着眼前。」這樣甘婆子決不等他答話，擰身一縱，斜奔東南，雖則程天寵闕三娘甘云鳳等已經穿過眼前這片松林出來，甘婆子決不慢，已然追上他們，現在他們三人，全分散開，因為形跡不能顯露，所以往前闖時，全是十分謹慎小心着。

此時走在較高的地方，果然發現自己也查看過的一座石洞附近，不時的閃爍着昏黃的火光，甘婆子這四個人一齊的向前緊縱身，仗着附近一帶全是叢林茂草，隱蔽身形的地方極容易找到，相隔又沒有多遠，不過是半里左右，不大的工夫，已然來在了石洞附近，闕三娘頭一個在地上檢起一個小石塊

，抖手向石洞旁邊山壁上打去，拍啦的一聲響，石塊打到了，可是石洞附近的火光，仍然在閃爍着，此時這四人全把身形隱蔽，查看石洞前的情形，事情真怪，甘婆子已經轉到東北角這里，正斜對着偏着西南的這座石洞的洞門口。

相隔雖還有七八丈遠，看得清楚，石洞口附近，就是先前所看到用石塊架的那個石灶，里面一堆乾草在燃燒，火焰是漸漸要熄滅下去，可是石頭門內，却仍然閃着火光，閔三娘的石塊打出，並沒有一點動靜，甘婆子從一片深草中一縱身，從一片高坡上竄下來，已經落到石洞前，身形伏下去，略一張望之下，竟自竄進這個洞門口，此時鉄鷄鷹程天寵，却在阻止着閔三娘、甘云鳳不叫同時現身，可是甘婆子往石洞門口內略一查看之下，已然翻身縱出來，手往嘴唇上一按，噓的輕吹了一下，身形緊往這邊深草中竄過來，閔三娘等趕緊往前湊，甘婆子低聲說道：「事情可怪得很，石洞這里所留下的火光，分明有誘敵情形，我們回盤龍嶂，倒要看看是什麼人弄這種鬼祟的手段，程天寵等一聽這種情形，也全想不出是什麼道理了，除了余忠，自己的人完全離開盤龍嶂下，何況余忠也把身形隱去，把我們誘得離開盤龍嶂有什麼作用，眼前的事就叫無法辨別，只好是仍然各自掩蔽着身軀，這種荒山野嶺，地勢大，四個人一散開，立時全把形跡隱去，可是全是相隔不過一兩丈，一有驚動，立刻可以互相策應。

甘婆子頭一個順着一片高崗之下，倏起倏落，往盤龍嶂下撲回來，後面的雖則相隔不遠，可是追

不上他，來到盤龍嶂附近，仍然是甘婆子頭一個穿林而過，程天寵等也跟着闖進樹林，這一帶是一片黑暗，在這種地方，自己的人全得仔細辨別着，甘婆子到了貼着里邊的樹林邊，可就加了些仔細，自己首先摸了兩粒鐵沙子打出去，爲的是向伏守在高處的余忠打個招呼，免得自己人誤會動手，可是甘婆子這兩粒鐵沙鏢發出之後，在盤龍嶂下竟自有了回聲，草樛子里拍撻的響了一下，甘婆子耳聲極好，他並且知道余忠並沒在這段走廊式的山壁下，這種聲音從對面打出來，也不是自己這班人所用的信號鐵沙子，完全是石塊打在草上的聲音，石塊小，聲音也不一樣，並且草上飛余忠囊中的鐵沙子一時半時用不完，這種東西顆粒又小，每人囊中全有百八十粒，余忠決不會這麼糊塗。

甘婆子故意的作爲毫沒覺查，可是他知道身後的人全到了，自己一振腕子，悄悄的向背後樹幹上打出幾粒去，阻止程天寵等不要冒然往外闖，可是甘婆子這時雙掌一錯，一掌護身，一掌應敵，一縱身從樹後竄出來，直撲山壁前，果然不出甘婆子所料，山壁下的回聲，決不是余忠了，甘婆子身形往這邊一落，從山壁下猛縱出一條黑影，一口鋒利的鬼頭刀，帶着風聲，照着甘婆子砍來，甘婆子口中喝叱聲：「好大胆。」肩頭微往左一恍，身形不往後撤，反趁勢往前進，這一恍肩時，已閃到來人的身右側，甘婆子避過他的刀鋒，右臂向外一揮，遞掌就向這個人的肩頭上猛劈去，這個人一甩肩頭，向左一長身，身形也撤出去，撤得很快，這口刀正面劈空之下，他一帶右臂，避開了甘婆子這一掌，這口鬼頭刀，盤旋橫掃「玉帶圍腰」，刀上帶着勁風向甘婆子左肋上砍來，甘婆子口中喝聲：「來的

好。」身形往下一矮，往地上一撲，這口刀從甘婆子頭頂上砍過去，甘婆子全身用力往起一縱，只用右腳點着地，整個的身軀往前一探，上半身半斜着身軀，向前一俯，雙臂已然遞出去，一個「漁夫撒網」式，雙掌向這人右肩右肋後打來，這個老婆子變招遞招，手底下真如電光火石一般。

在這黑暗中動手，完全憑着眼準手準，這一招發出來，這個使鬼頭刀還想借勢盤旋翻身，如「三環套月」式，再遞一刀，可是這種動手，就完全是手快打手慢，他想翻身已經來不及了，何況甘婆子此時動手，手底下決不顧忌，決不留情，和龍山匪黨，已立於不兩立的地步，只有分生死爭存亡，所以手底下力量也是用足了，這雙掌打出去，右掌已經沾到敵人的肩頭，這個人他再想擰身，全來不得了，「呀」的一聲，出了聲，奮力的往山壁那邊一縱，雖則甘婆子的左掌沒打中他，這一下，他已經踉蹌撞出去，甘婆子往前一縱身，口中喝叱着：「賊子，你還想走麼，你是什麼人？」身形縱到，一深手，往他背上抓時，可是這個人也十分狡猾，他自知恐怕逃不開，可是身形往前面一撞出去，左手一沾地，他已經早防備到趁勢一擰身，他這口刀倒甩出來，甘婆子伸手抓他，見他這口刀翻的太疾，自己趕緊往回撤招，讓過他的刀，想抬腿踢他時，這個人已經一連兩個翻身，從眼前這片草地上滾出去，甘婆子口中喝叱着：「你還想走，我要你的命。」擰身向左再撲時，突然迎面山壁的半腰，一聲狂笑，一個人從上面飛撲下來，身形來得疾，他往下一落時，恰好到了甘婆子的面前，這人一現身，右臂向前一抖，雙指向甘婆子的兩眼上戳來，手法非常勁疾，甘婆子趕忙往後一甩頭，這時這個人只

遞了一招，他又是一聲狂笑，在這笑聲中，身形二次翻起，仍然往這片走廊式的山壁上面飛縱出去，此時那個使鬼頭刀的，也在同時嗖嗖的一連兩個縱身，他往東南那邊竄出去。

甘婆子和此人動手，雖則連遞了三招，不過是剎那之間，二次這個人一現身式，程天寵閱三娘甘云鳳再不肯等待了，一撲出來，鉄鷄騰程天寵頭一個他就斜奔東南角那里堵截那個使刀的匪徒，閱三娘甘云鳳身形一縱出來，兩個人暗器早已扣在手中，閱三娘的亮銀梭，甘云鳳的子母珠，這二人同時一揚手，全打出去，暗器是追着二次現身襲擊甘婆子的這個人，這二人暗器發出，上面那麼險峻的山壁，此人往上驟升，甘婆子就知道所來的是勁敵了，準知道二人的暗器打不着他，果然子母珠，亮銀梭叮察一陣嚮，上面的山壁崩起兩溜火星子，可是反招出上面的人，三次狂笑來。

甘婆子此時也是怒不可遏，雙掌一穿，身軀往下一矮，用足了力，一個「飛鳥投林」式，竟自往上猛撲，甘婆子這一手固然是十分冒險，但是自己認為追得疾，閱三娘甘云鳳的暗器又是剛剛的打出，容不得他緩手，只要追上去，就可以把他逼迫下來，並且西邊高處，尚有余忠潛伏把守，可是甘婆子身形縱起，這幸爾是功夫鍛鍊的已到了火候，這一帶又是自己這班人匿跡潛蹤之所，雖則在這里躲的時日淺，可是自身全是時時有危險，對於附近一帶的山形地勢，攻守進退的道路全記得清清楚楚，身形縱出來，突然聽得上面猛喝了個「打」字，這一下子，甘婆子也吓着了，在這種情勢下甘婆子把雙臂猛往左右一分，可是自己記得清楚，身形猛往下一沉，因為自己竄的尺寸已經够了，上面正是

凸出的一片峭壁，自己身形這一往下墜，腳底下已經找到突出的岩石，一個「倒趕千層浪」式，脚尖往岩石上一踹倒翻下來，可是甘婆子這次上了當，趕情暗器並沒向他身上打，可是閔三娘、甘云鳳這姐兩個真是生死一髮之隔，他兩人子母珠和亮銀梭一打出去，山壁那邊冒火星子，就知道打空了，兩人的身形也隨着往山壁這邊猛撲，上面在「打」字出口，這人竟是一手雙梭，同時發出，閔三娘是從甘婆子的身左側斜着往上撲，甘云鳳是從甘婆子的右邊往上撲，動作同時，也有快慢，可是這種地方，誰快誰就危險多了！

第五十四章 燒松林再闖龍山舵

閔三娘是比較離着山壁這邊近着三四步，身形縱起，迎面的暗器已到，這就仗着他自己的九指僧的真傳，雖則沒有現在發暗器人的火候老，閔三娘這種本領可不弱，何況打這種暗器，是同一源流，現在傳授的人雖則不同，派別是一樣，因為使用這種暗器的很少，閔三娘一聽到暗器的風聲，就知道是自己所用的亮銀梭一樣的東西了，這種暗器是不能接，雖則梭的身上全有刀子，可是一樣的能橫擊，手底下只要上過「椿」，在掌力上下過功夫的，就能往外猛擊，所以閔三娘此時雖則身軀沒落實，可是右掌往外一揮，左臂向外一抖，身軀已經斜着向左墜下來，這支梭已被打出去。

可是甘雲鳳那裏可出了聲，這一梭打得他喪胆亡魂，仗着他身形比較着閔三娘慢了一步，這一梭

打過來時，他也聽出暗器上帶的風聲，自己可不敢接，不敢擋，全身往下一墜，一低頭，就這樣這支梭，穿着頭上的包頭打過去，連頭髮全給帶下一縷去，頭皮子痛得發燒，幸爾身形已經落在地上，閔三娘趕忙的縱身往這邊竄，鉄鶴鷹程天寵也聽到甘雲鳳失聲驚呼，他也恐怕他遭到毒手，他從高處已經猛翻下來，兩人是齊往前救應，但是甘雲鳳算是沒受重傷，不過驚嚇過度，此時程天寵、閔三娘全把他的胳膊抓住，向他問着怎麼樣？甘雲鳳此時才覺出沒受重傷，口中答了聲：「不要緊，追！」甘婆子此時倒翻下來，可是二次騰身而進，依然猛撲上去，這一來所來的人，已經全逃開。

甘婆子從一片斷崖層石上，一連幾個縱身，斜往東北追過來時，遠遠的忽然聽到有人在帶着譏諷的聲音招呼道：「老虔婆，這裏不是你們存身之地，給我滾吧。」甘婆子也是一聲怒吼，大聲罵着：「大胆狂徒，你往那裏去。」從崖頭上一縱身，已然翻下來，循聲猛撲時，那知道匪徒這喊聲一出以後，已經在甘婆子答話聲中就動了手，靠樹林子前，和樹林子中，同時的火光閃動，跟着松林外那大片的荒草間，也是濃烟聳起，火光突現，匪徒這種舉動可萬惡了，他們人已經隨着隱去，這種地方，何況他們是安心放火，帶着引火之物來的，只要火摺子一恍，立刻轟的一下，就是一大片，閔三娘、程天寵已經往松林前撲過來，甘婆子此時身形往樹林前一落，立刻向程天寵閔三娘招呼：「不要追，任憑他放火燒山。」跟着反縱身，又竄上這片斷崖上面，站在一片凸出的岩石上面望着松林一帶高聲喝喊道：「賊子，現在任你逃走，老婆婆決不追趕你了，你有本領只管放火燒山，把龍山整個的化成

灰燼，賊子們才算抖盡威風，只怕你作不到，甘老婆婆有三寸氣在，必要覆滅你們。」甘婆子此時也是怒極憤極，明知道匪黨安心退去，他們在暗中襲擊之下，不得手，要逼迫自己在後山一帶沒有立足之地，這種情形是很顯然的事，現在再追趕他，決不會搜索到他。何況甘婆子另有打算。

甘云鳳、閔三娘、程天寵全把身形停住，此時守在盤龍嶂上面的余忠他看到下面火光大起，松林和外面的草地已經有好幾處燃燒起來，他先前雖則看到下面有匪黨襲擊，可是他因為自己帶着傷，所以仍然潛伏在上面，預備匪黨闖到他附近，他要暗中下手，此時匪人依然退走，甘婆子更在高聲向匪黨們喝罵，余忠驚惶失色的來到下面，甘婆子也從盤龍嶂上翻了下來，這種火無法撲救，何況他們在這裏存身，連飲食的器具全沒有，並且此時匪黨已然搜索到絕不能在這裡存身了。

甘婆子立刻向云鳳、閔三娘、程天寵招呼着，把放在樹頂子上的包裹取下來，自己更把藏在盤龍嶂下荒草中的鉄拐杖拿在手中向大家揚言，說道：「此處我們無法停留，這片野火燒起來，附近一帶樹木全要化成灰燼，」我們只好向後山另覓棲身之地，現在樹林子內火光已起，甘婆子說話間便向大家以目示意，就是叫大家不要多說話。

此時程天寵已經氣得面色鉄青，向甘婆子點點頭恨聲說道：「我們是應該走了，好厲害的匪黨們，我們也應該知難而退，他說話間，把自己包裹已經背在身上，甘婆子用手向盤龍嶂後，偏着西南一片高坡上一指，程天寵頭一個引路，他首先飛縱出去，甘婆子帶着甘云鳳、閔三娘、余忠也全跟隨在

他身後，縱躍如飛全翻上西面一片高坡，程天寵他是毫不停留，閔三娘等在他身後也不敢招呼，這般人全是懷着一肚子氣憤，認爲這麼被匪黨逼迫着退走，太不甘心，甘婆子跟在身後也不作聲，離開盤龍嶂有一里左右，程天寵的脚下略慢，向甘婆子身邊一靠，低聲說：「現在還是先把安身之處找好，我們不能離得太遠了，小弟兄們現在比我們還危險，我認爲我們先前看的那個地方，你也曾留過意，現在可全用上了，咱們到那里略微安置，還是把余忠留下，今夜的事我們要立時報復！所來的雖則沒看出他面貌來，他們所使用的兵刃暗器，已經辨別出大致是那刁四義，跟要命郎中鮑子威，一個是鬼頭刀，一個是一手雙梭，不是他們兩個是誰。」甘婆子點點頭道：「我早認出來了，鉄壁峯是今夜必去去的。」

程天寵道：「師姐，你趕緊把身形隱去，在附近搜索一下，附近一帶一箇地內不許有人。」甘婆子答了聲：「好」當時提着他的鉄拐杖立刻翻出去，閔三娘此時跟甘云鳳、余忠也全隱身在一片荒草內，在低聲和兩人說着：「今夜所來的人，他們也辨別出是鮑子威跟刁四義。」閔三娘十分痛恨，自己未能早早判明了，刁四義這個惡魔，小萍現在傷痕未癒，春陵山險些遭到他的強暴，若是早認出他來，自己非和他一死相拚不可，此時甘婆子依然向附近一帶搜索下去，程天寵來到近前向這三個人打招呼，立刻順着一片山溝內往南走下來，往前出來不遠，眼前是一片亂山頭，從山溝邊轉過來是一片極矮的地方，像一片小山谷，地方不大也不過一二十畝，山道上野草有好多處被積水浸着，偏着靠東

面一片斷崖下很深的荒草，把山壁全遮蔽，程天寵低聲招呼：「就是這裏。」

程天寵此時招呼余忠，把火摺子幌着了，把刀拔出來，程天寵把外面三四尺高的蘆葦分開，里面隱蔽着一個洞門，趕緊的把一堆乾草燃着，拋向石洞內，里面一股子溼氣沖出來，衆人全躲避開，甘云鳳道：「師叔這麼大的煙氣上騰，敵人可是很容易發現。」程天寵苦笑一聲道：「云鳳我們還在這里久住下去麼？不過暫避風雨而已，眼前的事我們不知能活到幾時，龍山也許就是我們葬身之地了！」說話間石洞內煙氣已經全散出來，閔三娘跟甘云鳳全把寶劍抽出來，現在個人身邊，全帶着火摺子，甘云鳳跟閔三娘全幌着了火摺子走進石洞中，里面地方很大，這種地方大約也是有打獵的人，在這里住過，可是現在石洞里到處是荒草綠苔，閔三娘甘云鳳把里面的草清除一下，閔三娘跟甘云鳳動着手，不住的皺眉嘆息，這種地方那能住下去，但是眼前的事，已經是一時比一時緊，只好把這些苦惱暫時忍受了。

把里面的溼潮清除出去，余忠這時跟程天寵已經從外面弄來了大堆的乾草鋪在了地上，却向閔三娘甘云鳳等道：「我們不要再耽擱，這裏的事交給余老師代勞，叫他慢慢地收拾，我們身邊不用的東西還是放下，咱們到鐵壁峯走一遭，余忠此時也很痛心，他也是個生龍活虎的漢子，現在因爲身上的傷痕沒好，自己不能跟隨他們到鐵壁峯去，這是很痛心的事，所以他只是低頭不語，閔三娘是知道他的心事，忙向余忠說道：「你不要難過，眼前這場事尚不知落到什麼結果，你的傷就好了，賣命の時

候在後頭呢！熊兒的生死如何，尚不知怎樣！我們現在只有把心腸放寬些，提起十二分精神來，和匪黨們爭最後一招，你好好的保存這個地方，眼前任憑受到什麼苦惱，只要能够把龍山鉄壁峯這般匪黨們覆滅了，那才是我們揚眉吐氣之時，咱們回頭見。」

閔三娘、甘云鳳、程天寵把身邊不用的東西全放下，爲的輕便，出得石洞後甘婆子恰好從斷崖上面翻下來，探身往石洞內看了看，回身來向程天寵道：「附近一帶我全搜索到沒有敵人的蹤跡，我們跟着走。」程天寵、閔三娘、甘云鳳全答應了聲，順着前面這片山溝，走上一片小山頭，甘婆子這時忽然帶着笑聲向程天寵道：「三陰絕戶掌羅義，要命郎中鮑子威這兩個惡魔，他這麼步步的追緊，可惜他不能要了我們的命，我們在龍山還能活下去，就是他們的致命傷，盤龍嶂我們不能立足，現在還能找到這麼個陰溼晦暗的地方，可是我們還有棲身之地，可惜他忘了他們自己，還沒有移山倒海之力，不能把鉄壁峯的總舵換個地方，我們到要看看最後是誰失敗者。」跟着叫閔三娘甘云鳳把附近一帶的形勢辨識一下，好在這個地方容易認出來，靠着斷崖上面不遠有十幾棵極高的古樹，聳立在巖頭上面，遠遠地就可以看到，甘婆子叫他們記清了，並且告訴他們眼前的這般敵人們也是用盡了他們的力量，來對付我們，我們此去龍山鉄壁峯，得提防着，被敵人冲散，不能往一處集合，可是我們只要不落在匪黨手內，個人也要退回來，仍然在斷嶺這里會合，閔三娘甘云鳳全答應着，四個人全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一路上隱蔽着身軀，時時注意着四週，要提防着有匪黨們潛伏。

一路上毫無阻隔，不到三更離着鐵壁峯已近，大家全分散開，到了較高的地方，往東望去，只見鐵壁峯一帶，靠鐵壁峯後仍舊是陰沉黑暗，死氣沉沉，往遠處望去，天空中有些昏黃之光，仍然是前山總舵一帶，燈火照射出來的，甘婆子向程天寵低聲招呼道：「我們今夜第一件事，是要查看他小弟兄三人，現在隱匿在什麼地方，現在是不是已遭毒手，無論如何我們今夜要查出他們的蹤跡，第二件我老婆子今夜預備把鐵壁峯總舵攪亂他個地覆天翻，把他一切的佈置給他弄亂了，但是他們小弟兄三人的蹤跡如若查不出，我們絕不能再回後山了，不弄個水落石出，是絕不能放手，程天寵等全答應着，剛要動身時甘婆子又在囑咐：「鐵壁峯後我們若是找不到小弟兄的下落時，我們往前山去可不能再走原有的道路了，必定有埋伏把守的人，我們這次得往南另找渡過山澗的道路，事情是不能一誤再誤了。」程天寵等全認爲今夜應該這麼仔細了。

甘婆子頭前引路，從停身的地方斜奔東北在這黑沉沉的山頭，全是十分小心謹慎着，仗着今夜的山風大些，這一帶草木又多，風過處草木間是時時發着嚮聲，這般人全是穿着一片片的野草，俯身前進，雖則往前移動全免不了帶出聲音來，可是被風吹草木的聲音，全遮掩住，閔三娘此時竄在頭里去，這種地方終是母子關心，他時時地惦念着閔熊兒，現在已經離着鐵壁峯近了，相隔着也就是一箭多地遠，忽然偏着北邊一片深草中，發出較大的聲音，閔三娘趕緊把身形伏下去，甘云鳳也到了三娘的身邊，這時那片深草嚮一下停一下，漸漸地往西移動，分明是有人在內里潛伏，現在到了這種重要的

地方，一點不能疏忽大意了，甘婆子程天寵此時從西邊也圍過來，甘云鳳趕忙向他們打招呼，可是甘婆子程天寵他兩人離着這邊雖遠，可是看到三娘云鳳的舉動，已經知道他們在這一帶定是發現可疑的事了，甘婆子已經湊到近前，甘云鳳抓住甘婆子的衣服，低聲的說：「西北那邊有人了。」

其實甘婆子、鉄鷄鷹程天寵，也全在認爲這一帶有敵人出現，甘婆子立刻向甘云鳳低聲說：「你跟三娘從東北角轉過去，我們從東南這邊圍，說什麼不要叫他走了，非迫他出現不可。」甘婆子話聲中，斜身一竄，已經出去兩丈多遠，順着面前一道高低不平的山坡反往東北退下來，跟鉄鷄鷹程天寵，兩人相隔開三四丈遠，甘婆子身形不停，此時也顧不得避免着身邊帶出的聲音，從一片野草中，倏起倏落，出來十幾丈外，兩個人往回下圍。

這時突然發覺離開眼前六七丈外，不見人影，可是四週瑟瑟的連續發出響聲，這一來，甘婆子程天寵驚疑止步之下，仔細辨別，四週所發出來的響聲，因爲自己慣用的東西聽得最清楚，程天寵也是一連兩個縱身，到了甘婆子近前低聲說道：「師姐，千萬別冒昧下死手，這真可怪，眼前打出來的分明是鉄沙鏢。」

先前這片深草中所發現的聲音，只是有人在里邊暗中潛伏，不時的移動，他怎麼不發我們所用的暗號，莫非有敵人，也有自己人麼？謹慎一下，」甘婆子閱三娘也是被最後這種聲音阻止住，這時四個人不約而同的，各自手中抓到鉄沙子，一粒一粒的打出去，可是離開他們停身處六七丈的地方，跟

着那片野草不住的瑟瑟的響着，這邊雖則連續的發出鉄沙鏢，可是隱匿在里邊的人，決不現身打招呼，這一來四個人又起了疑心，深草里面的聲音，一直的往西南退，這四個人成爲扇子面形，隨後緊追過來，就這樣一直又出來有兩三箭地。

離着鉄壁峯已遠，並且往南去，這一帶還沒有走過，山道是十分難走，甘婆子有些發怒了，自己認爲恐怕這班人所用的鉄沙子暗號，敵人也知道了，他們也用這種東西來誘我們入伏，甘婆子頭一個要施展輕身絕技，猛撲上去，不容他再走開，這時面前忽然叭叭的連續三下，三粒鉄沙子已經連續打出來，落在甘婆子脚下，對面一片深草中，瑟瑟的一片輕響，甘婆子低着聲音喝叱：「什麼人不打招呼，可怨不得我要動手了。」此時對面的深草中有人低着聲音，身形似乎伏在地上，用很低的聲音向這邊招呼：「老前輩，不要高聲，是我，招呼他們往這里來，這是很好的地方。」甘婆子脚底下一點，騰身而起，已經竄過來，落在發聲的附近，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你，好孩子，你可氣死我了！」這時從草中鑽出一個瘦小的黑影，到了甘婆子近前，低聲說：「老前輩，你不要生氣，鉄壁峯後一帶時有敵蹤，你們來的時候很險，由西往東，由東往西，一連兩次發現敵人，好在這一帶無形中，入了我們的掌握，等他們到來，咱們找一個隱秘的地方，好講話。」

第五十五章 亂石崗驚遇閔熊兒

此時穆天寵、閔三娘、甘云鳳全跟蹤趕到，閔熊兒這時已經轉身分撥着面前的這片葦草，後面閔三娘等也全看到是閔熊兒，全是驚喜交集，隨着他身後往東出來六七丈，這里是一個十幾丈高的一片孤零零聳起的層岩，上面也長着些蘆葦小樹，閔熊兒頭一個引路竄上去，甘婆子程天寵閔三娘跟蹤而上，程天寵這時一把拉住了閔熊兒的手說道：「熊兒，你這種動作可太冒險了，倘若我們一齊用暗青子擲你，恐怕你不易逃開。」

閔熊兒道：「程老師，受了傷也得算着，不只於現在得這樣，鉄壁峯後一帶一二里內，恐怕全不易走了，匪黨們似乎已在嚴防着，他們已經發現他們埋樁下卡子的人吃了虧，從今夜起，他們決不派人死守這一帶，他們是隨時移動着，出沒無常，反正一個更次里，至少要見兩次人，所以查這一帶只要現身，就容易被他們發覺，我們冒險的留在這里，與我們十分有利了，請坐下歇息一下；這里只要把聲音放低，四週有什麼動靜，全可以看到。」閔三娘這時看到閔熊兒安然無恙，自己放了心，甘婆子全在石頭上落坐，閔三娘趕忙問道：「阿英阿雄現在那里？」

閔熊兒道：「他們現在依然守在緊對着鉄壁峯後，西北西南兩角，阿娘只管放心沒有什麼危險，不過危險的事在後頭呢。」閔三娘道：「很好，只要他們平安無事，我們就放心了，盤龍嶂已經被匪黨放火焚燒林木，我們現在已經被迫得離開那里，另覓安身之處，就在盤龍嶂西南，有一排白楊樹的斷崖下面石洞中，不過事情到現在步步逼緊，那里是否能够暫時棲身，尚無把握，你們一切行動上，

可要十分謹慎小心，這一隔離開，兩邊的人誰也不能照應誰了，把你們情形向甘老前輩報告一下，我們還要入鐵壁峯總舵，今夜盤龍嶂他們竟敢這麼放手逼迫我們，甘老前輩已經預備給他個立時報復，入總舵，給他們個重創。」閔熊兒這才把自己和阿英阿雄隱匿鐵壁峯後的事，說了一番。

他們自從一分手之後，在這一夜間，小弟兄三人可沒有什麼動作，因為這一帶地方地勢太大，並且尤其不敢走遠了，亂山頭的面積越大，自己的蹤跡也容易敗露，敵人暗中出現也不易防備，所以阿英主張着最要緊的是在天亮的一剎那間，我們眼前能辨別出一切來，先要消滅了澗邊我們所留的痕跡，就在附近我們找好了隱身之處，我們趁着白天，要詳查鐵壁峯後的形勢，這是最要緊的地方，以及這條山澗兩邊，什麼地方有掩蔽形藏之處，全要辨別清楚了，這些事只有在天亮後能辦，我們守在鐵壁峯後，夜間連火亮子全不能動，任憑目力多好，危險太多，事情一件辦不成，自己反先吃了大虧，這是必須避免的事，小弟兄三人分散開，兩個緊把着鐵壁峯的兩角，一個守在當中一帶。

趕到五更左右，竟有一大隊幫匪執着燈籠火把，順着山峯後山澗的兩邊，搜尋了一番，好在是一個夜間，地方又大，他們不能處處的全查看到了，竟沒發現他們在山澗邊拋下那個尸體的痕跡，趕到五更過後，他們這一隊人完全退去，這一帶竟自沒留人在這里守衛，這種情形並不是匪黨們疎忽，他們也因為這種地方不易守，留少了人，白送命，留多了人，沒有用，在他們完全退走之下，不大的工夫，東方已經露出一線曙光，阿英阿雄在這時候，因為眼前離開近的地方，已經辨別出一切，抬頭往

鐵壁峯上面看去，沈阿英向閔熊兒阿雄低聲招呼：「我們先把澗邊所留的痕跡弄乾淨了，峯頭上完全被樹木擋住。」阿英告訴二人，形跡上可得十分嚴祕着，這是於我們最不利的事，因為上面明知道是有人隱匿，可是我們決看不到他的蹤跡，我們形跡一露，極容易被他發覺，不過鐵壁峯後，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種形勢，只要能渡過這條山澗去，往上面驟升，決不像前面那麼難了。

因為山峯後面，微起坡形，上半截，完全向東縮進去，一處處雜草叢生，有許多從山壁探出來的小樹，因為是山峯背面，可是從石頭縫子鑽出這些草木也長得很旺，這種地方只要輕身術稍有根基的，就有辦法可想，不過這條山澗渡過去是困難，小弟三人把澗邊收拾完了，天是一時比一時亮，阿英阿雄閔熊兒，圍着山澗邊仔細的又查看了一番，緊靠山澗邊的每一塊石頭，全注過意，阿英竟在緊對着鐵壁峯偏着北邊的半截，發現了一處很可以下手的地方，他略微指示了一下，因為天一亮不能在這里就攔下去，三個人立時退下來，離開山澗邊，找了一處最濃密的葦草叢生之處，在這一帶把地上的亂草拔了一下，鋪在地上，小弟三人就在這里隱匿下來。

這種情形也真是咬緊了牙，飲食身邊全攜帶着，互相替換着就在這片葦草中歇息，他們望着鐵壁峯的峯頭，在陽光最亮的時候，更隱隱的望到上面散佈起一陣輕烟，可是上面的風高，不是十分注意着，以及離得太遠的地方，決不易看到，沈阿英向阿雄閔熊兒說道：「我們現在咬緊了牙關這麼幹，我們可要作出些手段來，給敵人一點厲害，非叫他毀在我們手中，才不枉我們吃這種苦，冒這種險，

方才我所指示的那個地方，我認爲只要我們一切預備好了，我們可以冒一下險了，可是我們是只有渡過去的路，可決沒有退回來的機會，這件事唯其險到萬分，我們有胆量，敢那麼作，才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叫這兩個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人，他也萬想不到這麼年輕的後生晚輩，他一舉手就能覆滅敵人，敢這麼冒險送死，對付這種東西，只有不近人情的事，不近人情的手法，叫他們決不會想到，並且眼前對付他們的勁敵，他們時時在注意着，我們現在還認定了盤龍嶂黃石谷決不是十拿九穩能避開敵人的耳目，好在這班人還有保護自己的本領，唯其我們一班老前輩們蹤跡不能十分嚴祕，與我小弟兄身上可有利，我想只有冒險一試別無他法，山澗邊方才所指的那個地方，大約離着對面有五丈左右，山澗的對面，正有兩棵小樹，看那情形，枝葉很茂，樹幹雖則不大，根子扎的不深，上面的枝葉不會那麼濃密，我們借着鞭索鉄抓之力，大約可以過得去，只有捨死忘生的幹一下，只要越過山澗去，往上躡升，還是非得白天動手不可，因爲只有白天，自己容易下手，別人不容易覺查，現在我們無論如何的設法，雖則老前輩，三娘，一再的囑咐，不許冒險，可是現在我們自己要有個準主張，不冒險，決作不出來，弄個虎頭蛇尾，就許把小命白送了，叫人只有看成了年輕不懂事，胆大妄爲，事情只有這麼作，才有最後的希望，鉄壁峯一天不能上去，我們等到兩天，但是我們渡過山澗，可要叫老前輩們知道了。」

閔熊兒道：「告訴他們，一定不叫我們辦這種事。」阿英道：「熊弟，現在的事是問我們自己，

已經叫我們留在這裏，連甘老前輩，也是一樣，只有進，沒有退，往前進是生路，往後退，才是我們的真正絕地，牽延的時日越多，事情越發的難以下手，今夜他們必來，現在只有趕緊的告訴程老師，我們只要探查好了上面的情形，下手時必須兩下里同時發動，我們小弟兄三人，除了用暗算的手段，我們想動他那個恐怕全是自己送死，這件事，只有知會他們，對於前山總舵，只好由甘老前輩去調度，隨時擾亂他，我們現在只要告訴程老師，叫他們預備隄防一下，我們只要把上面的情形查明之後，也就是他們隨時預備以整個的力量，挑他龍頭總舵的時候，消息隔絕，可極容易誤事，所以現在只有叫甘老前輩要保全自己這點力量，他們不能呼援求救，可是倘若三湘一帶所有的黎民百姓，不該遭到大劫，這兩個惡魔，就許很容易落到我們手中，事情是決意這麼作，可是我們下手時，最好是程老師傅能趕到，替我們幫一下忙，好在越過山澗時是必須在夜間，我們借着軟索鐵抓之力，只要把鐵抓拋過去，抓牢了樹幹，這一邊我們所看過的地方，緊貼着澗邊，有一塊凸出的巨石，絨繩軟索必須拴牢固了，因為我認為，我們三個人全過去好，人少了照顧不到，並且還預備跟老前輩們傳遞信息，不叫程老師幫忙，只有把熊弟你留在山澗的西邊，這種事你是決不願意的，可是我們渡過去之後，這邊必須有人把拴在石頭上的軟索解下來，我們好把他帶到山澗那邊去，因為往鐵壁峯躡升時，非利用這種東西不可。」

閔熊兒對於這件事，自己是決無畏懼，可是對於稟明了甘婆子等他是很爲難，但是想了想眼前的情形，不這麼作，龍山鐵壁峯的事無法解決，連甘婆子等也得束手無策，不能把鮑子威、羅義收拾下來，就是把鐵壁峯的總舵挑了，後患更多，這兩個人總攬浙南以致到湖南，行蹤詭祕，始終誰也沒找到他們落腳之處，現在好容易盼得他們落在鐵壁峯，這也是難得的機會，閔熊兒答應着趕到了黃昏左右，阿英囑咐二人在這里不要動，不要離開，他順着這片深草中，潛蹤隱跡的往西走下去。

去了很大的工夫才回來，沈阿雄閔熊兒全很疑心他這是到什麼地方，阿英道：「現在我們那件事不打算到了，就要受制。」跟着從囊中抓出一把子東西來，給他二人看，阿英手中握着一把燒黑了的木條，閔熊兒道：「你在什麼地方弄來這個東西，有什麼用？」阿英道：「一渡過山澗去，我們就算走進鬼門關一樣，再想回來，除非是龍山鐵壁峯的事全部解決，我們沒有回來的希望，想傳遞信息，說話是決不成，高聲喊是不許，我們不用這種東西，畫幾個字替代言語，有什麼辦法，這點東西你們看着不重要麼？」

閔熊兒聽到阿英這個話，十分慚愧，可見自己經驗閱歷上，一點沒有，往後在什麼人面前，再不敢驕狂自滿了，阿英把燒好了的這一堆本炭放入囊中，天色已經黑暗下來，他們身邊所帶的乾糧，每人雖則是一小布袋，但是這種東西決吃不多，全是炒米至少全可以支持四五天，水袋是每人一個，應付這種困苦艱難的事，只有小心節省着用，因爲鐵壁峯上的情形，那比入刀山油鍋一樣難，決不敢有

什麼指望，只有作到了形跡不致敗露，就是萬幸。

商量好之後，阿英告訴閔熊兒，叫他往西再退出一段路去，檢一個較高的地方隱住身形，暗中查看着，甘老前輩閔二娘等全担心着我們今夜必然前來，你千萬要把他們阻擋住，把我們所說的情形，完全告訴他們，倘若和他們見了面，話務必說得堅決，事情必須得這麼作，就告訴甘老前輩，阿英、阿雄這件事不作到，死不回頭，請程老師助我們一臂之力，你去那邊守望，一邊是等待着甘老前輩等前來一面是注意着鐵壁峯那邊匪黨們盤查後山，這可是我們生死關頭的事，不要疎忽大意，我們趁着這個時候要到山澗邊試一試，因為鐵抓的重量，繩索的力量，全沒有用過，我們趁這時要試一試，只要附近一帶沒有敵人搜索到這里，我們倒敢放開手去試驗，鐵抓落在山澗對面，發出聲音來，鐵壁峯上是決聽不見，只要絨繩長短足夠用的，我們往對岸拋，自己的力量也够，我們可決不遲疑，趁着今夜就要渡過去請程老師隨着你來，生死成敗在此一舉，你發現我們的人到了時，在附近一帶可不要接頭，把他們誘得遠遠的，離開鐵壁峯後，免得萬一有匪黨暗中搜索過來，總然被他們發現了，甘老前輩等自能應付，也不致於疑心到鐵壁峯後弄什麼手脚。」

閔熊兒現在對於這個小盟兄，只有說什麼聽什麼了，他們從初更時就離開潛伏之所，閔熊兒把自己身上帶的絨繩也交給了阿英，他這才照着阿英所囑咐的，找了一處較高的地方，潛伏瞭望，閔熊兒比起沈阿英，固然是處處的顯得他年歲小經驗不够，可是他自身的機警，終比一班少年們強得多，連

續的發現了兩次幫匪的蹤跡，全被他監視着，看個清清楚楚，從後山西邊過來的人，閔熊兒可猜測不出是何如人，趕到總舵那邊又派出盤查的，他們只在西北角這一帶轉了一週，立刻退去，甘婆子等四個人一到，閔熊兒這才把他們全行誘開，離着鐵壁峯後很遠的地方，這才現身相見，坐在這高處，一邊查看着四週的形勢，一邊述說沈阿英的辦法。

閔三娘一旁聽着十分驚心，甘婆子在閔熊兒話說完之後，毫不遲疑地向閔熊兒道：「很好，你們這種打算應該這麼作，現在我老婆子絕不阻攔你們，因為我看透了你眼前的情形，我們應該這麼拚一下，阿英說的話一點不差，前進是活路，後退是死路，既然是這樣我們還應該分頭去作，我們趁此時闖進鐵壁峯總舵內，給他們個重創，你們也好趁這時偷渡招魂澗，雙管齊下還是得叫他們顧此失彼」閔熊兒趕緊的說道：「老前輩阿英他可沒囑咐我別的，但是今天從太陽一落下去，這鐵壁峯一帶已經連續的發現匪黨們往這邊搜索過來，現在雖則能把程老師留在這里，可是他一人終歸照顧不週，在我們偷渡招魂澗時倘若匪黨們人多勢衆的搜索到這里，程老師一個人阻擋得了麼，事關全局的成敗，老前輩你請想我們的舉動倘若被他們發現，這條路就算完了，想再驟升鐵壁峯，那就不用指望了，我個人請求老前輩們今夜還是先不入他總舵，人分散開，散佈在附近一帶，時時地照顧着，鐵壁峯東南角，因為鐵壁峯北他們自己的人想過來，也得出去一二十里，翻過各處極險的山頭，才能渡過這條招魂澗，這是不用防備的，萬一他們有什麼警覺卒然注意到鐵壁峯後，在這一帶佈置匪黨也像前山總舵上

一樣，四下的插亮子，我們的事情就完全失敗，眼前的事我們想到的，敵人必定作的到，我們眼前作的事，不許失敗，只要這件事作不下來，我們覆滅鐵壁峯可就要另作打算了，老前輩以爲這辦法怎樣？我年歲小，事情有看不對的地方，求你指教吧。」

第五十六章 冒奇險偷渡招魂澗

甘婆子略一思索之下，把放在身邊的鐵拐杖抓起，向閻熊兒道：「熊兒你的話有道理，我不能固執下去，可是你看看這把傢伙今夜不便宜了他們麼？我是安心要給他們個痛懲，好！一切事全依你們。」剛說到這程天寵突然低聲說道：「咱們這可是有什麼說什麼，你們看鐵壁峯的西南角大約有人過來了，你們守在這里，不用管，我先把他們擋回去。」說話間立時從上面騰身縱下去，程天寵此時是縱躍如飛，斜撲山澗那邊，眨眼間的功夫已經看不見他的影子，這里甘婆子等全注意着程天寵的行動，不大的功夫隱隱的聽得靠着山澗那邊已經起了喝罵之聲，可是聲音跟着就消逝了，這一帶靜悄悄只有風搖草木之聲，功夫很大，程天寵從南邊繞出很遠去，才轉回來，飛縱上石堆，向甘婆子道：「我們說話的這個地方很好！這個地方能照顧到四週，所發現山澗邊那兩個匪黨，還是兩個手底下很有些本領的人，但是經過我暗中的對付，叫他們白打出兩支鏢，三四塊飛蝗石，我趁勢翻過山澗，一直的撲奔他們，鐵壁峯前總舵，這兩個賊子跟蹤搜索，他們竟翻回前山，認爲我已經闖入他們的前山腹地，

我這才趕緊退回來，閔熊兒所說的話，我們應該這麼作，要提防他二次派人往鐵壁峯後搜查。」

閔熊兒站起道：「老前輩就這樣作了，跟着向閔三娘道：『阿娘你不要擔心事情是隨時有變化，鐵壁峯後山的情形大致你們也看過，不過你們始終是在黑夜，沒有詳細看到上面的情形，只要能渡過招魂澗，鐵壁峯後反比較着山澗這邊安全，匪黨們是絕不能渡過山澗去，那里也是他們不注意的地方，阿娘你只管放心好了。』更向俠女甘云鳳道：『我們再見了。』閔熊兒頭一個就竄下去，程天寵跟跡而下，甘婆子、閔三娘、甘云鳳此時也是拿定了主意，要助小弟兒們作成這件驚天動地的事，叫閔三娘仍然留在這里，他可以從高處瞭着，甘婆子和甘云鳳母女索性緊撲到山澗邊，守在那里，只要鐵壁峯前面總舵上有匪黨到來，甘婆子跟甘云鳳就要立時衝過去阻擋他，絕不容他到了山澗西邊，這一來小弟兒那邊可以放手去作了。」

且說閔熊兒跟程天寵，爺兒兩個，一直的撲奔山澗邊，來到山澗附近，沈阿雄已經迎上來，他一看鐵鷄鷹程天寵跟了來，阿雄十分高興，他立刻來到程天寵身邊拉住程天寵的手說道：「老師父你來了很好！這一來定能助我們成功，現在我們已經試驗得十分得手。」程天寵只點點頭並不答話，隨着這小哥兒兩個到了招魂澗邊，沈阿英也到了近前，向程天寵道：「老師父你來了現在我一連試了好幾次，並且沒有多大危險，不過我把這軟索抓頭拋向對面時，一連三次全落在山澗的邊上，因為眼前的人少不敢向對面那兩棵小樹上下手，因為萬一一下子抓住了我們可就立時渡過去，在沒有佈置好替

我們防守的人，一時聞若有匪黨到來，我們再想把這條軟索撤下來可不成了，程老師你來幫忙，助我們弟兄立這件功勞吧。」

程天寵伸手把阿英手中所提的這條軟索接過來，借着天上星夜之光仔細看了一下，好在製辦這些東西是黃浩、姜秋野兩人，他們全是行家，知道這種東西的重要，無論在什麼地方，使用他時是有極大的危險，這種軟索絕不會折斷，現在他們是把三根軟索接連在一處，這就有六七丈長了，不過使用這種東西時完全得憑手腕子上的力量，程天寵此時是十分慎重，他把這條軟索從頭到尾，全檢查一番，跟着向小弟兄三人嚴厲的囑咐道：「軟索的力量還够，可是你們要十分的注意着，用上他時千萬不許用猛力，只要力量一用猛了，可有極大的危險，再比這個粗的軟索也容易折斷。」阿英阿雄等全答應着，阿英更指着招魂澗的兩邊所看好的地方，果然程天寵看到他選擇的這個所在，到是極好的地方，可是程天寵這種地方自己可要動手試一試了，他因為這種東西出了差錯，就不能挽救，他們來到這里，就攔時間很大，此時大約到了三更左右，一鉤殘月，正向西偏下去。

程天寵向小弟兄們說道：「你們看星月之光，這一帶正好動手，可也是最好的時候，可也是最危險的時候，我們就趁此時下手」沈阿英道：「程老師！我閱熊兄弟弟一切話全向你說了麼？我們渡過招魂澗之後，你在夜間或是天剛黑之後，或是天亮前，你必須到這里走一遭，我們得手之後必有信息傳給你，這件事可不要就誤，因為鐵壁峯後這種險要的地方，我們只要能够昇到上面後，只要得到

上面隱匿的情形，我們必要把這種信息傳給你，以便定下手的時候，程天寵道：「你不用囑咐了，這些事我絕不誤事，你們散開附近，我替你們辦眼前的事，因為是往山澗對面抓這條軟索鐵抓，力量小不容易得手，鐵抓若是掛在別的地方，極容易誤事，甩出去必須要把抓頭，纏在對面山澗邊的小樹上，這樣才能够利用他，減去一半危險。」阿英點點頭道：「好吧！程老師！你替我們動手，我們越發放心了。」程天寵道：「這一段山澗你可看准究竟有多寬？」阿英道：「我已經試驗過，至多不到五丈二尺，這是絕沒有錯的。」程天寵道：「好，你們躲開。」

程天寵立時從抓頭把軟索量了一下，量到五丈六七尺，用手握住，其餘的全盤好，左手提好了這盤軟索，右手提着鉄抓頭下三四尺處，自己更把山澗邊完全用腳底下試了試，提防着身軀轉動時，腳底下蹬滑了，自己也有極大的危險，往山澗對面看好了，那兩棵小樹，此時仗着星月之光，看得真真切切，向沈阿英等招呼了聲：「你們往後退，閃開這一帶。」三個小弟兄立時各自縱身往西竄出來，此時程天寵他把這條軟索抓頭已經掄起來，身軀更隨着旋轉，這樣鉄抓頭的份量，隨着盤旋舞動的力，他把手中握的軟索往東放，這條軟索鉄抓已經放開有二丈多長，程天寵把右臂上的力量用足了，這種成名的武師他對於練武的器械自己雖則不用也全摸過，現在他竟使用甩頭的法子，把這條軟索盤旋舞動，在力量已經用足了，他猛然一個盤旋急轉，腳底下也跟着移動，緊往山澗邊欺了過來，這次他猛把手中所握的軟索往外盡量撒出，這次他腳底下可真險，身形已到了澗邊，腳底下蹬的石頭，

嘩啦的嚮了一下，軟索竟拋出去，鉄抓頭恰好往對面的小樹上纏去，仗着沈阿英辨的清楚，程天寵軟索尺寸也拿的准，這樣抓頭一拋過去軟索有四五尺完全纏在一棵樹幹上，因爲他的力量大，軟索往樹幹上一纏時，鉄抓頭的尖子也抓在樹幹上，程天寵在這時用力的一拉這邊的軟索，已經全紮緊了，程天寵扭頭向小弟兒們招呼道：「你們過來。」阿英、阿雄、閔熊兒全縱身竄過來，程天寵道：「微幸成功，你們試一試力量可够。」

沈阿英伸手把軟索這一頭接過來，用力的拉了一下，果然那邊纏得很緊，絕不會脫落，阿英立刻自己動手，把這邊軟索拴在緊靠山澗邊突出的那塊石頭上，這條軟索就算紮在了山澗的兩邊。

阿英跟着向鉄鷄騰程天寵道：「程老師！咱們再見了，我要頭一個過去，替他們開路。」程天寵雖則是一個久經大敵的人物，但是他看到小弟兒眼前這件事也是驚心動魄，向阿英道：「事情十分險，你要試着力量，現在正是和賊黨們賭命了。」沈阿英道：「程老師不用擔心，我們這些年的功夫，難道就白練了麼？」阿英說話間他是毫不遲疑真是一團勇氣，他身軀往下一矮，順着山澗邊往下一滾，已經把軟索抓住，一提氣他把軟索完全加在自己的左臂下，軟索在石頭拴好時，看着紮的很緊，此時阿英身軀全交在軟索上，這條軟索往下沉，比先前矮了有二尺多，這麼黑沉沉的山澗邊上，下面的水聲還在嚮着，這又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沒法挽救的事。

阿雄、閔熊兒依然是放不下心，恐怕石頭這邊脫落，兩人全蹲在地，四隻手緊把着繩索，阿英那里

，身形已經往前移動，這種情形是太險，身軀出去丈餘，這條軟索沉下去總有四五尺，阿雄不住的招呼着：「程老師怎麼樣？」程天寵此時也是把全副精神貫注到阿英的身上，向小弟兄兩人道：「不要怕，不要緊，你們看他身軀顫動，軟索的力量够，就怕他身軀往前顛時，軟索只往下沉，不往起綳，就是那邊的繩索綳開了，不要怕，放心大胆。」可是程天寵趕緊也俯下身去低聲向懸在軟索上的阿英招呼道：「阿英！時時可要用力抓緊了，要提防着繩索折斷。」這還是最要緊的事了，因為現在或是山澗對面纏在樹上的軟索脫落，只要阿英的手握緊，他往下面落下去，只要兩手不鬆開，身形也不致於墜入山澗中，這是最重要的事，所以程天寵招呼他，囑咐他，現在是只有第一個人危險大，事情的成敗，完全在他一個人的身上，只要他渡過澗去，守住了抓頭，就能減去一半危險，這時沈阿英的身形在軟索一起一伏，已經出去三四丈，他更連着用力雙手緊握着軟索，一把一把的往前倒，他居然到了山澗的對面，這邊依然聽到山澗的石塊嘩嘩的滑落着，滾入山澗中，程天寵等全把心提到嗓子眼，這時阿英順着軟索往上一翻，已經到了對面小樹下，程天寵阿雄悶熊兒全是長吁一口氣。

沈阿英到了對面他可不敢向這邊打招呼，雖則相隔着只有五丈多遠，不把聲音放高些這邊聽不見，這時，阿雄却不打招呼，頭一個順着石坡滾下去，握住了這條軟索，這種地方就是身軀輕一點，繩索的彈性也比較着振動的不那麼厲害，仍然是一顫一顫的，在這種動作下，真是提心吊胆，小弟兄們全在這種地方要爭生死榮辱，所以全是奮不顧身，把生死置之度外，阿雄此時已經順着軟索過去有三

多，沈阿英那邊已經悄無聲息的，他把纏在樹幹上的軟索用力纏了一下，軟索上面的力量大些，渡澗的人就省些力氣。

此時沈阿雄離着澗對面還有一丈多遠，突然東南角那邊一陣暴喊叱咤的聲音，那一帶亂山頭上野草間，瑟瑟的亂響着，更不時的有火亮子甩起，情形非常的緊，顯然是甘婆子閔三娘甘云鳳已經和匪黨動上手，鉄鷓鷹程天寵，忙的低聲向山澗那邊招呼道：「阿雄手底下抓緊了，任什麼事不用管，只管趕緊渡過去，我們的人無論如何也擋得住他們，不致於衝過來。」

此時沈阿雄順着軟索渡過已經有一多半去，越是離着澗邊近，越得力，他此時一連三四把，已經把身軀貼近了澗邊，更有沈阿英接應他，他已然安然翻上山澗。

這時，程天寵更望到靠着東南鉄壁峯旁一帶，似乎匪黨過來的人不少，有的地方更見到他們火亮子甩出手去，往大片的野草上扔，程天寵一望而知，他們是想暗中隱伏的人現身，可是他們每一支火亮子扔出去，跟着在那深草中滾起一片火星子，火把立刻被什麼東西砸滅了，這里程天寵向閔熊兒道：「情勢緊急，你可以不必過去了。」

閔熊兒一聽自己在甘婆子面前也說了願與阿英阿雄共生死，現在把這個機會錯過去，自己有什麼臉見人，鉄鷓鷹程天寵口中說着話他伸手就要去解拴在石頭上的軟索，閔熊兒自己早拿了主意，決不和程天寵多費話，他此時胆量，比阿英阿雄還大，他也沒攔阻鉄鷓鷹程天寵，順着澗邊一翻身，手

已經抓到了軟索，這個小伙子，他此時的動作，幾乎把程天寵嚇死，順着石坡往下一滾，他倒是輕着身軀，趕到抓到軟索時，他是硬翻身，他把身軀甩起來，一隻手抓軟索，借着軟索顫動之力，往東一甩，整個的身軀是一翻個兒，左手已經探出去，換了一把，他這種手法用出來，比較阿英阿雄可快得多了，一翻身就是四尺左右。

鐵鶴鷹程天寵他伸手抖繩子扣好在拴在石頭上，已經纏着兩遭，軟索的活扣，雖則被自己拉開，可是閔熊兒一聲不響，已經到了軟索的七八尺外，身軀懸在山澗里，程天寵嚇了一身冷汗，他幾乎失聲喊出來，此時趕緊的仍然把繩子這一端結好，現在也無法阻止他們了，他的身軀連環翻出去。

程天寵那又知道閔熊兒他在嶽麓山隨着閔三娘竹樓上七八年的輕身術，他運用起來，這種地方如同兒戲，不過終歸是小孩子氣，這不是在平地上，並且軟索，也最怕這種用力的猛顫，弄得程天寵兩手抓住軟索的這端，咬着牙的出汗，程天寵真沒着過這種急，東南角那邊暴喊的聲音仍在連續發出，程天寵是兩眼瞪圓了，看着閔熊兒一起一伏的身形，可是他眨眼間已經到達對岸，阿英阿雄已經把他接上去，程天寵此時，氣的預備着只要事情完了，非教訓他一頓不可，自己的衣服被汗浸得全溼了，此時趕緊把拴在石頭上的繩索解開，用力的向外一拋，沈阿英那邊已經把這條軟索慢慢的收回去，此時程天寵伏下身去，仔細查看他們三人，已經各自把身形隱去，程天寵算是放了心，趕緊的縱身離開山澗邊，一直的撲奔東南。

離着鉄壁峯轉角那一帶還有一二十丈遠，草樛子內連續的發出鉄沙鏢，向程天寵的身邊打過來，程天寵知道附近有自己的人，趕緊的也還了兩粒鉄沙鏢，相隔兩三丈外，荒草一陣輕響，甘云鳳已經湊到程天寵的身邊，低聲問：「師叔，怎麼樣，他們安全無恙麼。」程天寵也低聲答：「放心，安然渡過招魂澗，這里怎麼樣。」甘云鳳道：「這次來的人多，大約有十幾名，他們火亮子先前隱藏着，突然的六七支火把燃燒，向這邊搜索過來，不知是什麼情形，他們得到什麼信息，好像是已然知道，我們在這一帶潛伏，所以他們火亮子一點起來，安心要把附近的乾草引着，燒起火堆來，好逼我們形跡敗露。」

但是我阿娘，正在氣憤十分之下，今夜又把鉄拐杖帶了來，照顧了他們，就沒容他們一支火把把草堆點着，人已經被誘的往南出去兩箭多地，死傷總有六七名，阿娘囑咐我接應你們趕緊退，偷渡招魂澗，今夜不得手還有明晚，既然是他們已經安然過去，今夜我們再想入總舵是絕對不成了，阿娘打傷了幾個，已經出了氣，咱們退。」程天寵也因為今夜的事總算是順利得手，小弟兄三人，才渡過招魂澗，他們強登鉄壁峯又得在白天，自己這幾個人，很可以見好就收，適可而止，所以立刻跟隨甘雲鳳往西南退下來。

第五十七章 留字柬幫匪定約期

出來不遠，甘婆子、閔三娘也到了，程天寵低聲向甘婆子、閔三娘報去，他們安然渡過山澗去，甘婆子指揮着大家，立刻分散開，提防着匪黨們跟蹤跡，從這裏一段路防備着後面追擊的敵人，越過三四里的山道，連翻過兩處山頭，知道這後面決沒有敵人跟蹤了，這才聚合在一塊，鉄錫鷹程天寵更述說方才他們渡澗的情形，自己幾乎急死，閔三娘也是在向程天寵說着，自己就是因爲這個孩子有任性的地方，所以始終對他不敢撒手。可是甘婆子、甘雲鳳聽了，全是十分贊嘆，這孩子有勇氣，有胆量，爲其這樣他們終會有成功的希望。

說話間離着斷嶺已近，翻到嶺頭上，向附近張望一下，斜奔西南，好在靠着盤龍嶂一帶，雖則被匪黨放火，仗着這一帶峯嶺重疊，山勢起伏，不像平原草地那麽容易放火燒荒，所以那一帶，早已烟消火滅，從斷嶺這一帶，趕奔西南，來到附近，草上飛余忠已經在崖頭一帶守候，接應着衆人，一同翻下崖頭，眼前仍然是一片黑沉沉，現在月亮已經沉下去，甘婆子招呼甘雲鳳只管把火亮子甩着了，我們到洞裏歇息一下。

甘雲鳳頭一個舉着火摺子走進裏面，這裏在他們走後，余忠等人又多弄了些乾草，圍着石洞四週貼着山壁下完全又鋪了一層乾透了的野草，這樣衆人可以在這裏歇宿，不過古洞中是任什麼沒有，甘婆子從自己囊中取出一支蠟燭，就着雲鳳的火摺子上燃着，就插在石洞當中的石頭縫子上，這樣在裏面可以借着燭光彼此全可以略微的把身上收拾一下，甘婆子剛把鉄拐杖放在洞門旁，忽然一抬頭，不

禁怒叱聲：「好大胆的東西們，竟敢這麼對付我。」閔三娘是也跟進來，程天寵、余忠全留在洞外，一來因爲天氣熱，但分得已，能够躲避開峯路的地方，不願意進洞，再說也因爲甘婆子等終屬女流，任憑他們全是行道江湖的人，豪放不羈，終有些不方便的地方，所以他們時時的躲避着，爲得彼此方便。

這時甘婆子在怒叱聲中，走到近着洞門後面的凹凸不平的石牆前，從一處凹進去的地方，取下一張紙帖，上面還壓着一塊小石塊，甘婆子這麼帶怒的發聲，程天寵、余忠全守着石洞門不遠，也全趕進來，甘雲鳳此時伸手把地上的蠟燭拔起，甘婆子這時就着雲鳳手中的燭光，仔細看這字帖上的字跡，八寸多長，五寸多寬的一張很好的宣紙，字還寫的十分工整，上面寫着：

「川中大俠甘老前輩，駕臨龍山，屢次枉顧，愚晚等未能稍盡地主之意，略結杯酒之歡，歉仄十分，擬於三日內請大俠駕臨鐵壁峯一敘，逾期不到，只好率閣山之衆，至斷崖速駕，以免牽纏。」下面竟寫着：「愚晚羅信拜柬。」

甘婆子看完了，舉着這個字帖，振聲狂笑，鉄鶴騰程天寵接過來，又重看了一下，此時草上飛余忠，可實有些咬不住勁了，臉漲得通紅，頭上的筋全崩起，他是留守古洞的人，這種情形，分明是有入暗入洞中，本人現在雖則帶傷，不能隨着他們出動，可是全承認本人是一個老江湖，到現在叫我看守一個空石洞，全看不了，我還活個什麼勁，草上飛余忠，咬着牙一躁腳，說聲：「我余忠可算完了」

。」他說着話，就往洞外闖，甘婆子雖則在怒極恨極之下，發着那種慘笑，可是在燭光下已經看到余忠面目變色，此時他轉身往外走，甘婆子一伸手把他背後的衣服抓住，硬把余忠拉回來，口中喝着：「余老師，你先站住。」余忠此時只好停住身軀，但是低頭不語。

甘婆子道：「余老師，你難過什麼？」剛說了這句，鉄鷓鷹程天寵他因爲人全聚在石洞內，外面沒有人把守所以不住眼角注意着洞口外，洞內雖然有這支燭光，但是這幾個人全圍在附近，蠟燭的光焰又不大，這時程天寵忽然把余忠的身軀向旁一推道：「你先等在，這還有呢。」他緊往洞口走了兩步，往起一長身，探手從六尺多高的一個石縫子中，又扯下一張紙帖來，這一來把甘婆子的話風攔住，衆人全在十分驚疑下，鉄鷓鷹程天寵把這張字柬，拿到燭光下，和甘婆子湊在一處看，這張紙尺寸也短，是一張隨便包東西用的，上面的字極不容易辨認，不是用筆寫的，好像用墨塊子劃在上面，可是仔細辨別之下，字跡都寫得十分蒼老，上面寫着：

「匪黨猖狂，睥睨一切，於我有利無害，定約須踐，謀定而後動，黃石谷危險萬分，應作最後之淨土，此處萬不宜再留。」下面却畫着「鉄籠」二字。

甘婆子向程天寵、閔三娘等點點頭，更向草上飛余忠道：「余老師，你還難過什麼，我們三番兩次被匪黨逼迫，已經處處失敗，跟頭栽得比你大，但是我們全具必死之心，爭最後的生死存亡，這種地方，你無須負氣，江湖正義二字終能佔勝一切，鉄籠道人趕到龍山，尤其是我們最大的幫助，此人

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他現在留這個字柬，決不肯和我們現身相見，有此人暗中牽制匪黨，我們的事比較着從困難中有最後的希望，你的傷勢已經快痊癒，要知道我們現在想呼援求救，全沒有這個時間，眼前的人是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現在我們全這麼想，只要留得這條命，不到最後死亡的一刹那，我們決不灰心，決不認頭就是了，余老師，你想是麼？」閔三娘也在一旁勸着他，不必爲這件事痛心難過，眼前的事，還須以十二分力量來對付他們。」

草上飛余忠此時被甘婆子閔三娘勸着，更因爲匪黨雖然潛入石洞，留下字柬，可是鉄箠道人分明已跟綴他身邊，總算是依然監視住匪黨的行動，自己羞慚之態稍斂，點點頭，退向一旁，甘婆子把兩張字柬全收起，向鉄鷂鷹程天寵等說道：「鉄箠道人書柬指示叫我們對於鉄壁峯匪黨的邀約，必須踐約，但是鉄箠道人又說到黃石谷已在危險中，匪黨們若知道那里全是帶傷的人，並且金老壽和璞真，也全是他們痛恨的人，在這種勢不兩立下，敵人可是什麼趕盡殺絕的事全許作出來，黃浩姜秋野他二人恐怕力量不够，我們的人若是在這種情形下落在他們手中，那可是不能挽救的事，我認爲鉄箠道人的措手決不會錯，這個古洞匪黨已到，實也不能再停留下去，我們還是趕緊趕到黃石谷看一下，我們先定眼前事後再計劃怎樣踐約，先把我們人保住了要緊，雖則離着龍山鉄壁峯太遠，現在我們蹤跡就算落在匪黨眼中，再想潛蹤隱跡，恐怕不易了，現在的情形，局勢已變，我們到了黃石谷看看情形如何再定辦法，你們以爲怎麼樣？」程天寵等也認爲黃石谷若真個出了事，那可是極大的失敗，連這幾

個受傷的人不能保護，就是再把鉄壁峯總舵給他挑散了，也算是弄個一生遺憾。

所以這班人想到這件事十分焦灼，全認爲立刻應該起身，別再就攔了，因爲從鉄壁峯後回來，就是四更過後，在古洞這裏又耽擱很大的工夫，現在差不多已到了五更左右，甘婆子忙的向大家打着招呼，各自收拾自己的東西，好在各人應用之物全在身邊，甘婆子提着鉄拐杖，大家各把自己隨身的包裹背在身上，立時從斷崖石洞這裏起身，趕奔通天嶺。

現在的情形和前事已不同了，一路上不必再掩蔽行藏，那裏容易走，從那裏越過來，這麼直撲通天嶺，比較着快得多了，可是這一段路不近，衆人全是脚下毫不停留，雖則全是練功夫的人，但是這麼整夜的奔馳，又全走的是山道，到了通天嶺附近，東方已在朦朧發曉，到了嶺頭這邊，甘云鳳頭一個怪叫着道：「阿娘，你快看，怎麼黃石谷那邊烟氣那麼濃，不像作飯燒柴的烟火，哎呀別是出了事吧！」

這一段嶺頭極高，黃石谷那邊極矮，天光尙沒大亮，並且獵戶們住的又是谷裏，就是白天在這裏也看不見他們所住的地方，現在倒是全看見有很濃的煙氣，散佈在那一帶，甘婆子等全是十分驚心，此時大家把勞累全忘了，趕緊的叫甘雲鳳跟閔三娘把留下的兩付軟索鉄抓取出來，一個個從嶺頭往下翻，上半段是有着足之處，快到了半腰才是那段懸崖峭壁，此時甘雲鳳已把軟索鉄抓交給甘婆子一份，這五個人就借着這兩付軟索鉄抓憑着一身輕身術的本領翻下一段來，人停在半腰，把鉄抓抖下來，

再繼續着往下翻，甘婆子臨到最後離着嶺下四五尺的地方，提着鉄拐杖一縱身，已經竄下去，閔三娘、甘雲鳳也全跟蹤而下，鉄鷄鷹程天寵是十分照顧着余忠，好在余忠雖則傷沒好，他是出了名的身輕脚底下快，現在沒有敵人襲擊之下，他一點不顯得落後，不過甘婆子是真急了，順着通天嶺下，直撲黃石谷口，往前出來沒有多遠，甘婆子此時急怒間也忘了用鉄沙鏢打招呼，他的身形嗖嗖的一連緊縱着，向谷口這邊撲來。

相隔着還有一箭地，旁邊一叢短樹下，嗖的一股子暗器風聲到，一支瓦面透風鏢斜向甘婆子胸腹打來，這支鏢發得沒有一點招呼，暗器打出來緊張異常，仗着甘婆子眼明手快，聽得嘶的一股子暗器風聲到，趕忙左肩頭往左一沉，右手的鉄拐杖往起一翻，嘩唧唧把一支瓦面透風鏢磕出去，甘婆子力量大，這支鏢被磕出去三四丈外，噹的撞在石頭地上，火星子濺起，可是閔三娘甘雲鳳全是跟蹤而至，這兩個人也是應變神速，見甘婆子突遭襲擊之下，閔三娘一支金梭甘雲鳳三粒子母珠，全是脫手打出，他們看出發暗器襲擊的隱身在道邊子上小樹林子的底下，這二人的暗器發出，甘婆子也在一個旱地拔葱，身形向左猛竄出來，手中的鉄拐杖，已經掄起橫着向那幾棵小樹捲去。

這娘三個手底下的動作是真快，甘婆子這一鉄拐杖，已經兜上小樹，噹噹噹一陣暴響，砸得併排着的三棵小樹全白曲倒去，閔三娘的金梭甘雲鳳的子母珠，也全打進去，可是雖則這娘三個這麼快，小樹這邊聲息寂然，前面五六丈外，却有人在發聲喊：「什麼人？」跟着嗖嗖的兩支弩箭向這邊射過

來，甘婆子等趕緊的縱身躲避，可是箭並沒往人身上瞄準，掠空打過去，甘婆子已經知道發話的人是
自己人，分明是姜秋野的聲音，趕忙答應道：「前面可是秋野麼？」跟着從對面道旁竄出三個人來，
正是姜秋野，帶着獵戶，趕上前來，看到甘婆子，姜秋野忙招呼道：「老人家你們竟會這時趕來，我
們幾乎不能和你們見面，程天寵、閔三娘、甘雲鳳也全到了近前，程天寵忙招呼着道：「秋野！這裏
可是已經出了事麼？」

姜秋野點頭道：「匪黨們是在四更左右下手。」甘婆子忙再問：「七老等怎麼樣？」姜秋野道：
「受傷的人微幸全保全住了。黃浩孫彪孫大娘還有兩名弟兄當場受傷，匪黨們也傷了兩個，總算是沒
叫他們得到多大便宜走，不過燒了兩處房屋，我們正預備在天亮後到盤龍嶂找老人家，好給我們拿主
意，此後應該如何應付。」

甘婆子跟程天寵等聽到這種情形全是憤怒十分，甘婆子向姜秋野道：「這裏只留一名弟兄看守，
現在不用再担心此後絕不會再有這種事了，跟我到谷內看看他們。」姜秋野答應着帶着一名獵戶頭前
引路，甘婆子、閔三娘、甘雲鳳、程天寵、余忠跟隨着他們一同走進黃石谷，一進谷口已經看到山坡
邊獵戶頭孫彪所住的這兩間房子，門窗屋頂全燒毀，往西去最後的一處房屋也被燒了，火已經撲滅因
爲時候不久，尚在冒着濃煙，山坡邊站着六七名獵戶，手中各持着虎叉木棍刀槍，還在提防着，黃浩
頭上和胳膊全紮裹着，坐在山坡邊段，在一樹樑幹那兒歇息着，姜秋野也在向他們招呼着：「你們不

要担心了，盤龍嶂的人已經全趕來。」這時黃浩竟自站起，山坡邊的幾個獵戶也全趕上前來，向甘婆子等打招呼，黃浩此時面色蒼白，可是他照樣的行動，甘婆子程天寵等放了心，知道他傷勢不礙命，程天寵趕上前來，拉住他的手道：「黃浩你的傷痕怎麼樣？」

黃浩苦笑說道：「不要緊！照樣的活下去，照樣的跟他們拚。」程天寵道：「孫彪全受傷了，這怎麼對得起人。」黃浩嘆息着說道：「師父！這件事不用介意，黃石谷的獵戶們全是有義氣有血性的漢子，我們的事我已經詳細的告訴他，他們全是有肝膽的好朋友，甘心替我們的事實命，現在雖則出了事，連男帶女沒有說出半句抱怨的話，這種行動真叫人欽佩。」甘婆子跟閻三娘、甘雲鳳全向一般獵戶萬福，程天寵、余忠也全是很恭敬的向眼前這一般獵戶們拱手說道：「太對不起難為弟兄們了，我們無故的給你們帶來這場災害，太叫我們不安了。」獵戶中那個崔貴也在近前，他忙答道：「老婆、老師父！用不着客氣，我們現在已經完全知道你們這般人的爲人，跟你們所辦的事，我們應該把所有力量助你們成功，傷幾個人算了什麼！燒幾間房子，我們更沒放在心上，他會燒，我們會搭蓋，我們也不願意長久留在這裏，但盼着你們把前山道羣匪黨覆滅，我們能早日的回轉前山，那才是我們這羣獵戶之福呢！老婆婆們到裏邊坐，金老師父等全搬到我們弟兄王勇的家中。」甘婆子點點頭，隨着一般獵戶向山坡上走來。

這時天光已然大亮，來到山坡上，獵戶王勇就住在山坡的中間，他這兩間木屋，前面還牽着一段

木柵欄，遠遠地就望到裏面有人在院中，剛走到門邊裏面，跑出一個小孩子正是孫彪的那個小兒虎兒，他跑出來之後一直的撲向閔三娘身邊口中招呼道：「大媽！我那個熊哥哥怎麼沒來？」閔三娘拉住他手含笑說道：「虎子！你能哥過兩天會來的。」這時一般人已經走進門口，裏面竟有人發着一陣狂笑，聲如洪鐘，因為裏面房屋前尚有兩棵山邊原就生長的大樹，笑聲是在樹後，甘婆子一聽就知道命金七老這個老怪物，甘婆子緊往前走，口中在招呼着道：「七老！你竟會沒死！你現在很得意吧！」說話間甘婆子已經走到裏邊，見這個金七老正坐在大樹後面的一個木凳上，他正在仰着臉看着這邊，臉上還帶着笑容。

第五十八章 鐵簑道小遷黃石谷

他雖則這樣，除了甘婆子可以隨便和他說笑話，程天寵等這般人對他始終是恭敬，甘婆子已經走到他近前，說道：「七老你死裏逃生，你是笑你自己始終在鬼門關附近轉，是不是？」要命金七老哈哈一笑道：「老婆子你說的一點不錯，金老壽算死不了，我想不到又和你這老婆婆見了面，我更想不到我夜間還動手，抓折了賊鬼子一支胳膊，我認爲龍山鉄壁峯的事七老子可以再伸伸手了。」甘婆子道：「不要說笑話，但盼你能這樣，盤龍嶂我們已經不能立足了。」

金老壽一聽把眼一瞪，纒頰的濃髯，一炸一炸的他冷笑一聲道：「老婆婆我真替你難堪，憑你這

川邊大俠，竟會被人逼迫得像喪家之犬漏網之魚，真叫我金老壽好笑！」甘雲鳳一旁十分生氣，可是甘婆子毫不介意笑着說道：「威震江湖，鄂中俠盜，八步趕蟾金老壽現在負傷避死黃石谷，跟我老婆子不一樣麼！好好養傷，留着氣力到鐵壁峯去用，不要盡自取笑，獵戶們爲我們的事受了傷，房屋燒毀，我也該去看看他們，咱們的事回頭講。」金老壽道：「也好！回頭再說，我這還得教徒弟呢？」跟着抬頭招呼小虎子快來，給我好好練功夫，那個虎兒他竟跑到金老壽的面前，他竟自攢着兩個小拳頭，擺了個架子，甘婆子看着金老壽笑着說了聲：「你真是個老怪物。」金老壽此時絲毫不理會他的抓着虎兒的兩隻手，告訴他這樣打那樣打，程天龍等也是看着好笑，可是大家全向金七老慰問着，任憑他和虎兒胡鬧，全隨着甘婆子的身後，一同走進迎面屋中，這裡那個獵戶頭孫彪，跟兩名受傷較重的弟兄全在板鋪上歇息着，甘婆子這一般人到了近前，向他們殷勤慰問着，查看他們傷勢，孫彪是後背上被札了一刀，較重些，所以現在行動不便，精神很好，那兩名獵戶一個是被砍傷了後背一個是被踹傷，好在金七老陸七娘身邊全帶着藥，已經經過他們的治療，甘婆子知道他們傷勢全沒有危險，自己才放心告訴孫彪，安心將養傷痕，此後的事不用再擔心，我們所來的人全要留在黃石谷，前山鐵壁峯的事，不辦出個結果，我們是先不走了。

孫彪聽了十分高興，忙向甘婆子道：「老婆婆你們能留在這裏好極了，我們受這點傷，算不得什麼，黃石谷所有獵戶你可以隨便的調動他們，你們歇息的地方，立刻就能够預備出房屋來。」孫彪說

到這隔着窗戶道：「虎兒快來。」虎子跑進來孫彪道：「虎兒快去招呼你媽！他受那點傷算不得什麼別裝死！老婆婆們不走叫他安置。」甘雲鳳忙攔着孫彪道：「大娘不是也受傷了麼？他在那里？」虎兒拉着雲鳳道：「姑姑！我媽在旁邊院內，全住在我二叔的家中。」雲鳳道：「好！你領我們去！」甘婆子向孫彪點點頭道：「你才受傷之後，要好好靜養一下，我們這般人所帶的藥全有靈效，我們到旁邊看看回頭還有話講呢！」孫彪跟着仍把虎子叫到近前，低聲囑咐了幾句，虎子一張小臉帶着笑容向他爹爹點點頭道：「爹爹我知道了，我叫媽媽把咱們收着的醃鹿肉全拿出來給他們吃。」他說着話，仍然跑出來，拉着甘云鳳的手走出屋中，金七老仍然坐在樹下，虎子一邊走着，扭着頭向金七老說道：「師父！我領他們去，到旁邊看一看我回頭就來。」金七老望着甘婆子等一般人哈哈一笑道：「你們看，我這個小徒弟多麼聽說。金老壽也有了傳人，你們難道不應該給我賀喜麼？」衆人覺着金老壽這種舉動太可笑，虎子才多的一個孩子，你會把他教出來麼？衆人笑着離開這個小院，旁邊就是獵戶胡忠所住的地方來到里面：那個孫大娘已經迎了出來，原本他就是一張黑紫的臉，身軀雄壯，粗眉大眼，現在頭上斜纏着一塊布，靠左半邊臉上和頭髮上還帶着沒洗去的血跡，甘婆子等看他這種情形十分感動。

甘婆子走到近前，趕忙拉住了孫大娘的手，說道：「大娘，我們怎麼對得起你，竟叫你受傷，連家也毀在我們的身上，」閻三娘甘雲鳳一左一右，也圍攏過來，齊向孫大娘慰問，這個孫大娘是個

最爽直最粗魯的女人，還禁不住這麼圍在他面前的慰問，竟不知說什麼好了，所答非所問的道：「我的傷不疼，不過方才有些頭暈，現在好了，老婆婆們！裏邊請。」此時萍姑跟陸七娘竟從裏間走出來，迎着甘婆子等招呼，甘婆子見他姐兩個還是照舊的模樣，知道他們沒有受傷，可是陸七娘已經向甘婆子道：「師父！夜間的事，孫大娘一家替我們賣命，我們受傷的人完全保住，待我們真是再造之恩，我們將來要怎樣報答呢。」甘婆子點點頭道：「這不是口頭上說些感謝的話就算了，我們存心不負有恩人就是了。」此時孫大娘讓着大家一同到里邊落坐，虎子却拉着孫大娘，低聲說個不休。

孫大娘把虎子推開道：「你不用麻煩了，我知道，一件事也不會誤了。」甘婆子等落坐後，余忠程天寵也全在這屋中坐下，甘婆子向陸七娘、萍姑細問起夜間出事的情形，來的全是什麼人，陸七娘遂把夜間出事的情形，詳細的說了一番。

原來他們留在黃石谷，獵戶頭孫彪等跟黃浩姜秋野在一處談得十分投洽，黃浩、姜秋野，看出這一般獵戶們，全是有血性有肝胆的人，甘婆子對於龍山鐵壁峯的事，並沒有詳細的告訴他們，以後這一班風塵人物在江湖道中所作所爲，獵戶們知道的並不清楚，不過因爲他們自己全是被害人，這一班人既然爲得除掉龍山鐵壁峯盤踞的一班匪黨們，所以他們情願盡力相助，可是在姜秋野黃浩把事情的經過，以及甘婆子等過去在川邊一帶的行爲，毫不隱瞞，全告訴了他們，獵戶頭孫彪等聽到這些事，越發起了一片敬愛之心，認爲弟兄們終年的山中追飛逐走，萬想不到會遇到這一班風塵人物，這是真

難得的事，所以暗中跟自己手下一班弟兄們商量好，從此決意，要把弟兄們所有的力量全拿出來，好的保護黃石谷，只盼着早日把龍山鉄壁峯匪黨肅清，那時弟兄們好好的在前山設立家宅，各安生業，可是事情決沒想到會發作的這麼快。

要命金七老他們在了這里，自己真是忍氣吞聲，他是一個生龍活虎的人物，如今硬把他困在這，雖則是事非得已，究竟他是十分憤懣，可是這個江湖怪人，你別看他平時那種忌惡如仇殺人不眨眼，可是爲其是這班人，更是有至情有至性現在眼前這一班人，他看看倒是十分痛快，他最喜歡的是這班粗壯的漢子，一個個語言誠實，待人親熱，心裏有什麼就說什麼，所以甘婆子走後，半日間他很安靜下來，尤其是孫彪這個妻室孫大娘他更是熱心照顧着一班人，金七老面前是用不着他照顧的，可是陸七娘萍姑，就住在裏間，孫大娘已經告訴七娘和萍姑，不過時候倉猝，沒容閑好好的預備，過一兩天，在他們伙伴家中另找一間乾淨的屋子叫他們去住，可是陸七娘萍姑，全向孫大娘客氣着道：「我們在這裏已經很好了，無故的前來打攪深爲不安，大娘無須多費事，孫大娘這兩個孩兒，那個鹿兒年歲尙小，孫大娘把他已經安置在旁邊弟兄們的家中。

可是虎兒因爲來了這麼幾個人，倒顯得忙了他，竄前竄後，倒顯得他很會款待客人，黃浩、姜秋野還恐怕金七老那個怪脾氣，虎子跑出跑進使他厭煩，可是金七老却單單看中了這個小孩子，虎子也不怕他那種相貌的醜惡，金七老不時的把他拉到面前，向他問些黃石谷的事，虎子他時時的在想起願

意跟那個閔熊兒在一處，他告訴金七老最愛那一個哥哥，他有本領，時時的在問着金七老他幾時能來，金七老倒也好言安慰，竟和這個天真活潑的虎子，有說有笑。

金七老寄身江湖數十年，他雖則也會領率過大幫門下，也會教過幾個徒弟，但是自己在江湖路上失敗之後，他自己潛蹤隱跡，鍛鍊劈空掌，消聲匿跡多年，什麼人也不願意再見！後來歸入鳳尾幫，在淨業山莊，跟追雲手藍璧，釋嫌解怨，化敵爲友，怒闖十二連環場，始終是單人獨騎，現在九死一生，來到這個黃石谷，頓覺得這一班獵戶家中，樂趣融融，這個虎兒更這麼天真可愛，金七老無形中對他注了意，這是一個天熱的時候，當天晚間，金七老已然三次默運內功，來活自己週身的氣血筋骨，覺得情形很好了，試着用用力，背上的傷也不像昨天那麼疼了。

在黃昏後，因爲屋中有些熱，自己遂來在門外，姜秋野給他放了一條木凳，金七老對於黃浩姜秋野雖則也是素昧平生，在這里才見了面，俗語說的強將手下無弱兵，甘婆子、程天寵手下所領率的人，武功本領和血性，全是江湖中傑出的人物，金七老那麼孤僻難講話，可是坐在門外納涼的工夫，漸漸的和黃浩、姜秋野也談得起勁了，因爲金七老提起幾件事，全是從前甘婆子和程天寵在川邊對付幾個江湖中最惡的綠林，不過金七老知道的不大詳細，趁這時向二人問起，黃浩、姜秋野是曾經程天寵囑咐過，要命金七老的性情太怪，在他面前一切留神，可是現在他一派豪爽慷慨之態，黃浩、姜秋野遂也坦然的述說他們追隨甘婆子和程天寵身邊所辦的幾件驚天動地的事，這些事甘婆子、程天寵等全

是九死一生，事情講得十分驚險動人，獵戶頭孫彪、胡忠、王勇此時全坐在山坡邊，他們一旁聽着，全是十分入神。

最可怪的是那個虎子，他依然精神十足的蹲在了要命金七老的身邊，瞪着兩隻黑白分明的大眼，看着姜秋野、黃浩二人，互相述說他們在川邊所作的幾件事，虎子是目不轉睛那麼聽着，直到黃浩、姜秋野把話講完，金七老才發覺虎子還在仰着臉注視着黃浩、姜秋野，金七老不由的笑出聲來，一伸手把虎子拉起，竟提着他坐在自己腿上，向虎子問：「你這麼聽，你懂得嗎？」虎子扭着頭來，仰着臉看着金七老，點點頭道：「我聽着好聽，怎麼你們這班人都有這麼大本領。」金七老此時他却另有一種想法，認為這個孩子得天獨厚，他這種舉動，決不是他爹娘所能教得會的，金七老暗暗的却摸到他全身的骨格，他現在年歲雖小，發育的就異於尋常的孩子，骨格特別堅強，這樣的孩子，若是從武功的基本功夫上下手，將來定能够造就出來一個出類拔萃的少年，金七老這些年來，心目中倒是看到幾個不平凡的少年，像小龍王江傑祝龍驤，沈阿英、沈阿雄、閔熊兒全是不平凡的少年，可是他們還沒有出奇的骨格，這個孩子若是能成就起來，將來定能比他們出類拔萃，不過自己不敢再存那種奢望，個人的年歲已老，又是折在江湖上的人物，並且龍山鉄壁峯事後，自己已經決意的洗手江湖，遠遠的隱蔽起來，不再和江湖上接觸，可是這個孩子將來倒能替他想些辦法。

孫彪坐在一旁，他恐怕虎兒纏磨得金七老不快，忙的招呼道：「虎兒天色不早了，你不要在七老

面前盡自麻煩，該去睡了。」要命金七老此時正色向孫彪說道：「孫頭，你出身獵戶，你們這班人，終年的奔走山林，憑的是什麼，不還仗着有一個強健的身軀，過人的胆量，才敢幹這種事業，現在你這個虎兒，你不要把他看凡了，我金老壽從來不愛多管事，尤其是晚年來，我有許多事情牽纏不休，所以我浪跡在江湖中，沒有人再接近我身邊，可是我金老壽眼力不空，你這個小娃子，天賦異稟，骨格出奇，你也應該看得出來，他的身材體格，全和平常小孩子不同，你要好好的注意他成全他，不要辜負這個好材料，現在我個人的事還不能夠解決下來，我也不便多說，容得鉄壁峯事完之後，我要爲這個孩子的未來安置一下，你不要阻攔我金老壽的高興。」

孫彪聽金七老竟會說出這種話來，也是驚喜異常，現在已經知道他是一個風塵中的異人，自己一個當獵戶的，能够養出個好兒子來，這也是自己最快意的事，趕忙站起來，恭恭敬敬，向金七老說道：「七老，我雖是幹着打獵的生涯，但是自幼我們全是苦人，從少年時，隨着爹爹就幹了這一行，同伴弟兄們會個三招兩式的互相傳授，在我們身上簡直提不到功夫，我孫彪又那里懂得什麼骨格出奇，不過這個小孩子，生就來的身軀結實，七老既是認爲他可以成全，那是我孫彪求之不得的事，我焉能辜負了七老你這番美意，往後求七老你多照顧吧。」

說話間天色可不早了，金七老點頭答應着，孫彪也帶着虎子到胡忠家中去歇宿，黃石谷的前後谷，他們倒是盡心的守衛，夜間是常川派人把守着，潛守瞭望，黃浩姜秋野，是奉命在這里保護受傷人

，這兩個分前後夜的在谷中巡查守衛，這一夜安然無事，第二天在這里是得不到盤龍嶂的信息，他們也決不能去探問，這一天受傷的人情形很好，陸七娘姑全能够行動了，這樣尤其覺着方便多了，在白天七娘跟萍姑跟着孫大娘也到山坡邊坐一坐，短短的時間，親熱得如一家人，陸七娘跟萍姑這一天全覺得身上傷，痛楚大減，輕微的動作傷痕不怎樣疼了，不過氣力還不能恢復，可是兩人也高興，這姐兒兩個身上的傷重，全是鉄壁峯匪黨給與的，全盼望着體力恢復了，仍然跟着甘婆子等覆滅鉄壁峯這羣匪黨，趕到黃昏左右，住在這種地方全是早早吃過晚飯。

那個虎子他終歸是小孩子氣，對於金七老所說的話，他雖則是一知半解，他可也懂得，金七老也答應了他，要教給他練本領，這個孩子也是天性所近，在金七老等沒到黃石谷來時，他每天跟着鄰家幾個小兒，就是在山邊亂跑亂跳，有時候把別的孩子跌得頭青臉腫，可是虎兒却是任憑跌得多麼疼，他從來沒哭過，孫彪不時的喝叱他，可是孫大娘絕不管，他也有他的理，他告訴孫彪，我們全是打獵的出身，父一輩，子一輩，全是幹這個，打獵的兒子絕不想去作官，還是得照樣的教他幹這個營生才對，你不叫他練着點，要像城市中有錢的人家嬌生慣養嗎？孫彪就說孫大娘溺愛，孫大娘就說孫彪胡塗，因為虎子這兩口子不斷的爭爭吵吵，伙伴們就看着好笑，這個孫彪任憑多麼着急，他還是真不敢動手打孫大娘，孫大娘生得來天生力氣大，並且不時的跟他們進山，手底也够快的，孫彪打不成他，還許吃虧，所以虎子這麼點個孩子，現在就像個生龍活虎。

第五十九章 慧虎兒力助金七老

孫彪在昨天晚上聽到金七老對虎子的期許，自己也高了興，虎子今天更是不離開金七老身邊，他竟纏磨着他教本領，金七老明知道小孩子胡鬧，自己說的並不是現在，總得把鉄壁峯的事完了，想法子把他交給一個人，自己再告訴他們成全這個孩子的道路，現在他這麼胡鬧，金七老不忍拂他的意，可是也故意作難他，好在這個時候天也就黑了，天雖然熱可是今天晚上山坡邊一陣陣涼風吹過，全覺得身上很爽快，金七老却向虎兒說道：「小虎子你真懂的練功夫有好處嗎？可是你年歲太小不定成不成，我教給你一個架子，你只要練得上來，不嫌胳膊腿疼，從今晚起我就教給你，將來叫你翻山越嶺，比你爹爹本領還大，你若是頭一次就練不好，咱們從此就算完，誰也別理誰。」虎子忙的點點頭道：「你只要教給我，我就會練。」金七老自己雖給虎子擺了個小架子，更指點着他腳底下應該站成什麼樣，胸口應該擺得怎樣平，兩個拳頭橫在胸前往外翻，兩隻胳膊推出去，腳底下不許動，兩支胳膊往前伸直，上半身不許幌，金七老是故意的，要擺置他取笑，孫彪、王勇、黃浩、姜秋野全在附近，可是全躲開他們爺兒兩個面前，孫彪、王勇不過是看着好笑，黃浩姜秋野兩個人全是武林中的好手，這種事他們聽金七老說着，就全明白了，姜秋野低聲向黃浩道：「七老這個人真是怪，這麼點小孩子他真不嫌廢話，竟要教他練內外家基本功夫，他所說的這個小架子，在少林派叫子武裝，內家叫八字

蹶，湖南一帶的內家，各叫提桶子勁，這是最難練的一種功夫，這種架子最難站，他還不是閑的沒事麼。」黃浩却搖搖頭低聲道：「你不要輕視他，你看他這麼利用玩笑，可是你總要想到金七老終歸是金七老，他沒有辦沒用的事，說沒用的話，現在雖則像是兒戲，可是金七老口中只要說出武功本領上的事情，他絕不叫人看成淺俗。」他剛說到這，孫彪王勇全哈哈大笑起來，趕情虎子那里擺着個架子，一下子沒站好，跌了個仰面朝天，金七老也在大笑着，虎子已經爬起來，金七老道：「虎子我說你不成是不是？摔疼了吧。」虎子羞得紅頭漲臉，向金七老說道：「爲什麼不成，這是頭一回，你再看看我，再練成了。」果然這次虎子却照樣的擺着個架子，雖則姿勢不對，大致不差，並且兩隻小拳頭，往胸前一攏，拳頭攢得很緊，往外一推，手掌伸開，不過是上半身，腳底下全動一下，他還是連續不停，金七老瞪着兩隻眼，看着虎兒這種動作，他真愛極了，雖則他腳底下全不好，但是這麼點的孩子，他能够擺上這個架子來也就很難得，金七老遂點點頭道：「虎子你一定我的好徒弟，現在你練得雖則不對，要慢慢的來，這不是三天兩天的事，每天早晚，練他兩次，每一次你兩手推他四十下心里數着，嘴里不要唸出來，幾時你兩隻手推出去上半身不幌不動，這頭一樣的功夫你就算練好了，功夫大了不成，腰就疼了，現在就覺得疼了吧！」這個孩子他明是腰上覺得很疼，他絕不告訴金七老，直起身來，向金七老道：「你看我疼麼？我一天練他四十遍，明天就練好了。」金七老含笑說道：「很好！今晚就好了，明天早早的起來，我看着你練。」虎子十分高興的跑到孫彪面前招呼道：「爹爹七老教給

我練功夫了，你看好不好？」孫彪只有含笑說道：「你好好地練吧！將來比爹爹，還要強呢！練出本領來去打猛虎，打豹子，那時爹爹就不用幹這個了，不過爹爹得等你二十年，去找你媽睡覺去吧。」虎子對於他爹爹的話也不知是好，是壞，他連竄帶跳，跑着去告訴孫大娘，虎子走後，連陸七娘萍姑也全認爲天氣熱，全在山坡邊跟孫大娘坐在一處，孫大娘語言豪爽誠懇動人，陸七娘萍姑全十分喜歡和他講話，他尤其愛聽七娘萍姑說些江湖事蹟，他聽得眉飛色舞，孫大娘更告訴這姐兒兩個已經在別處給他們收拾了房屋，明天就可以搬了出去，這里完全叫金七老跟黃浩姜秋野去住，陸七娘萍姑只有向他道謝，差不多到了三更左右夜深了，雖然是在夏天，但是這個地方終歸是深山野谷，到了後半夜山風一陣一陣的覺得有些涼了，這才相繼站起，全回到屋中去歇息，陸七娘跟萍姑回到孫彪這兩間房子的里間，金七老又略坐了一刻，自己在山坡前慢慢地轉了兩遍，金七老十分高興，覺得自己身體恢復的快，他也回轉屋中，他們這個房屋，是坐北向南，這兩間屋子是往後通連着，里間是靠北邊，後山坡黃石谷的前後谷口，已經派了兩名弟兄把守，黃浩姜秋野，是定歸好了的，兩個人是分前後夜，防守着，現在黃浩叫姜秋野跟着金七老進屋去歇息，黃浩自己順着谷口邊轉了一下，一直的撲奔後谷口，此時這十幾家獵戶差不多全睡了，陸七娘跟萍姑在里間也歇息一下，現在屋中也不覺得熱了，他們姐兒兩個也覺得在外待的功夫很大，此時回到屋中全是和衣而臥，躺在板鋪上就全睡着了，要命金七老他這個板鋪是搭在屋中的東北角，貼着東牆，另外有一個床鋪，是搭在靠前窗緊貼着門旁，靠西牆

，這邊擺着一張木桌，兩個凳子，一盞油燈，也在這桌上，姜秋野在臨睡時雖則看見金七老盤膝坐在板鋪上，沒有躺下睡，姜秋野知道他是正在運用內功，調息養神，姜秋野知道他功夫運用完也就要睡下了，遂把油燈，燈焰撥得僅留一點殘光，自己也就跟着躺下睡了，姜秋野總是年輕，他躺下後已經睡着，金七老坐在床鋪上，他運用內功，調自己週身的氣血，暗中是試自己背上的傷，是能用多大的力量，這正是他關心這鉄壁峯的事，自己時時在盼望着各人的行動上能够恢復了，他是絕不想再等待下去，要立刻趕奔鉄壁峯，他坐在那兩肩圈着兩手搭在膝蓋上，不時的略微抬起，雙臂在自己的面前幌一下，自己已經感覺出背上的傷已經沒有什麼妨礙了，此時里外間這三個人全睡着了，金七老他剛要躺下歇息，這種山居的房屋，建築的不求好看只求堅固，靠窗戶旁是一個整扇的木門，因為現在有防守的人，並且在外面盤查的黃浩，他還不時的進來，所以門是虛掩着，忽然這扇門，輕輕往里一閃，金七老一抬頭一條短小的黑影，已經到了屋中，金七老一驚，因為房中燈光太暗，金七老雙腿一伸，就要往床下竄，因為認定了決不是黃浩，他的身量高，可是七老在仔細注目之下，竟自哼了一聲，趕情正是虎子，金七老怎麼也沒想到了這種時候，他還跑了來，他竟自撲到近前，口中剛要說：「師傅二字。」金七老因為里間的姐兒兩個跟面前的姜秋野全睡下了，自己跟這麼個小孩子在胡鬧，吵得別人不能睡，也太不盡人情了，遂低聲喝叱道：「不許嚷！你看姜叔叔睡着了，你這小東西半夜里不好好睡，跑來作什麼？你這麼胡鬧我就不愛你了。」虎子是一團高興，看了看睡着了了的姜秋野吐了

吐舌頭他真個不敢曠了，可是他湊到金七老面前，說道：「我睡不着，我整練了這半嚮，你看我已經練好了，上半身一點不動，我喜歡極了，所以趁着媽也睡着，跑來告訴你。」氣的金七老也笑了，自己就被人就認爲是個怪人，偏偏又遇着，這麼個怪孩子，這真是老怪物小怪物了，虎子說着話，跟着身軀往下一矮，腰挺得筆直，他却把兩隻胳膊往回一圈，連續着雙掌向外推，金七老看他雙掌連推了幾次，果然是身軀不那麼前仰後合了，不過這種情形終歸是小孩子任性，金七老拉着他的手，低聲道：「虎子，你練的很好，很用心，我喜歡你，可是此後你要聽話，現在快快回去，深更半夜，山坡前沒有人了，一個小孩子自己跑出來，倘若有野狼跑進谷來，你就會沒了命，快快回去，好好的睡覺！明天我還要教你別的功夫，金七老說着話，更拍着他的頭頂，哄着他叫他走。」虎子道：「七老你聽了，我再不來打攪你，這裏沒有狼來我什麼全不怕，我走了，天亮我再來找你。」他到是真聽話，輕着脚步溜出屋去，他剛出屋金七老聽得有人和他說話，是黃浩的聲音，黃浩並且帶着笑聲，跟着聲音寂然，金七老一斜身往板鋪上一躺，他是臉斜向着門，可是門又輕輕的一開，金七老忙的一按床鋪坐起，見虎子竟又跑回來，可是他竟自一回身把木門關閉，伸手把上面木杈樹杈上，轉身來撲到床前，先前金七老也是很生氣，以爲這個孩子太頑皮，囑咐他的話不聽，可是看到他的動作，金七老不山的一驚，虎子撲到床前更有些喘吁吁，金七老可就沒開口，可是虎子，却抓着七老的手說道：「七老！

山坡那邊有拿着刀的賊，我聽見他們分明說，全在山坡東頭那兩間了，這可怎麼好。」金七老忙說：「是真的麼？」可是跟着呀！的一聲，身軀往板鋪邊斜着一倒，左手往上一擦，右手却把虎子按得倒在板鋪下，吧的一聲一支袖箭被打出去，撞在窗戶那邊，可是外面的人發動得疾，跟着叭的又是一箭，金七老口中可喊出：「秋野！」這次身軀是向南一甩肩頭，金七老是預備只躲避是不成了，因為往後閃是板鋪，並且是牆角，死守攻擊的地方，所以金七老身軀一俯，這支袖箭又從頭頂上打過去，金七老是往窗前撲，預備破死一拚，前面這個窗戶不大，匪徒是從窗外隔着紙往里打，他的整個身軀全在窗前，在這種情急之下，金七老也是破出死去，預備自己撲過來，抖掌用劈空掌的掌力，連窗扇打出去，匪黨也可以傷在自己手下，不過這種情形，金七老自己是危險到萬分，他現在身上的傷痕雖則好的很快，兩天的工夫，暗中運用自己的力量，覺得不致於傷口再受多大的牽掣了，可是這不過他個人隨意的運力量，無形中總有個節制，但是這時他真個要用劈空掌力打出去，若用這種力量，完全是丹田之力，週身的氣血，有一種不足，全能够受影響，何況他在重傷之後，那一來他背上的傷口，非崩裂不可，也是金七老一生在江湖上，雖則染了兩手血腥，可是他所誅戮的全是窮凶極惡姦淫擄掠的匪徒，或是那貪贓枉法的守財奴，他決沒殺過一個好人，此時可就應了那句話，命不該絕，沒容他撲到窗前，姜秋野已然驚醒，跳起來，他可是真睡得沉了，才一醒轉，還在迷糊間，可是匪徒動手也真快，門吱喳一聲，竟自被踹開，頭里一個一身疾裝勁服，門一開，已經竄進來，姜秋野是伸手去抓

，可是他沒有抓着，人已經撲向里面，這時金七老一聲怪叫，他身形往回一幌，因爲人已經進來，自己就不奔窗口了，他原本就是蓄勢往前撲，但是沒移動，此時進來的這個匪徒往前一縱身，已到了近前，他一刀竟向要命金七老猛砍下來，金七老身軀正往窗前這邊探着，這一刀一砍過來，是斜肩帶臂，刀上帶着風聲，可是金七老雖則是負傷之虎，在這種時，威風還在，他在一聲怪叫下，右臂向回一揮，竟把這口刀橫着給劈出去，這個匪徒被他這一掌震得身軀向里邊一幌，金七老此時回過身來，抖左掌向這個匪徒身上打，那個姜秋野此時腰間的練子槍也撤下來，可是正因爲屋里也在暴喊聲起，他也在情急之下，把練子槍抖起，向這匪徒的背上砸，這個匪徒一照面，就失風不利，他一擰身，想往外竄，刀可是沒出事，預備身形閃開盤旋橫砍，他此來是安心向金七老身上下手，可是這時真要容他閃開，金七老終歸是因爲身上的傷過重，手底下比較平時沒有那麼快了，這一掌打出去，姜秋野的練子槍往起一抖，竟被人抓住，趕情門邊更有一人，已經跟蹤撲進來，可是在這時忽然床鋪的下面怪喊着：「捉住了。」這個匪徒也正在一擰身，可是兩隻腿竟被人抱住，動手時的動作，是刻不容緩，他這一甩身不要緊，雖然用力往外一擰，身軀已經向西倒去，金七老是聽得清楚，這喊聲分明是虎子，金七老左掌打空，匪徒這一往下倒，金七老順勢往前一俯身，右手換出去，竟抓住了匪徒的一條左臂，姜秋野他練子槍沒抖開，才甩起一半來，被另一個匪徒抓住，一抬腿踹在姜秋野的左跨上，砰的一聲，向他的床鋪上倒去，這種動作全在同時，也就是這名匪黨身軀倒下去的時候，金七老已然抓住這

匪徒，他那里還逃得開，七老往回一帶右臂，唳叭一聲，匪徒的左臂已被抓折，可是後面進來這個人，口中喝聲：「老鬼。」他猛往前一撲，這一掌照着金七老的面門上擊來，要命金七老是慣用掌力的行家，來人的掌風勁疾，他只好身軀猛往後一翻，右手上可是同時用力，往前一甩，這個匪徒，自己全身往板鋪上一倒，這就可看他一個久經大敵的江湖人物，應變的本領神速，他知道不這樣，自己就廢了命，身軀向板鋪上一栽，可是倒下去決不是仰面朝天，一來背上有傷，二來往下倒決不許那麼倒下去，那是白送命，他是左肩頭找板鋪，一條左臂已然用上力，右手往板鋪上一按，雙足一縮，猛往外一踹，這種力量完全用在下盤，因為受傷匪徒的喊聲是慘叫，若不是他受了重傷，金七老恐怕也難保這條老命，進來的人是急於先救人，並且受傷的伙伴已撞在自己的身上，姜秋野雖則被踹倒下去，但是沒有受傷，他一挺身，已經躍起來，可是站在板鋪上，後來的這個匪徒，此時順勢把受傷的攔腰一抱，一擰身，向門外竄出去，姜秋野因為屋中的燈暗，他不知金七老生死如何，倉猝間只看見他倒在鋪上，此時匪徒已然縱出門去，他雖則追着他們的背影往下砸了一練子槍，可是他不敢跟蹤追出去了，急忙往下一跳，落在地上，可是屋里的陸七娘萍姑，已經各提着劍往外闖，口中也全在招呼着：「七老，你怎麼樣？」姜秋野也在伸手拉他，要命金七老已經挺身立起，哈哈大笑道：「秋野，金老壽死不了。」陸七娘萍姑全到了近前！金七老問：「你們怎麼樣。」陸七娘忙答道：「既沒受傷，我們趕緊走。」金老壽此時真是怒眦欲裂，急得他忙在攔阻着道，你兩人不能出去，還是叫我金老壽拚

吧。」姜秋野一看三個受傷的人全沒有妨礙，他說聲：「七老，你可憐我！姜秋野吧！你們全不能出去。」可是在他們話聲中，外面連續的竹笛狂鳴，這正是獵戶們所用的信號，更連着一片喊聲，外面已經全動手，可是這時萍姑忙的招呼：「七老！我們還得躲一躲後窗有人放火了。」果然里邊的暗間，已經現出火光。

第六十章 孫大娘帶傷揮鐵棍

這時金老壽他却頭一個往外闖，可是這時床鋪底下竟自招呼：「七老，我在這了。」金老壽呀的一聲道：「小娃子，你還不出來。」他一俯身，把虎子抓起來，在這種情形下，金老壽依然誇讚了聲：「好孩子，不要怕，有我保護你。」可是這時從門邊猛闖進一人，因為後窗已經起火，通着里間的帘子也據掉了，進來的人是一臉血跡，手中可提着一條鐵棍，正是那位孫大娘，他一進門，看到這屋中三個受傷人，一個不短，他忙招呼道：「他們放火燒房，你們隨我來，不要緊全追下去了，只可惜我這一鉄棍沒砸死這個萬惡的東西。」陸七娘和萍姑，提着劍湊到孫大娘身邊，一人抓住他一隻胳膊，說道：「大娘你受傷了。」孫大娘道：「這種房子雖則燒不倒，也把頂子塌下來，跟我到旁邊躲一躲。」他一眼看到虎子竟在金七老的懷中摟着，孫大娘哼了一聲道：「你這個小東西，竟會跑到這里來，還不快走。」這時陸七娘趕緊轉身闖進里間，這兩間房子是從頂子上和後窗放的火，但是牆全是

石頭堆疊的，一時間也不會燒毀了，陸七娘把里面兩個包裹抓出來，此時姜秋野竟自翻回來，進得門來，忙招呼道：「你們還不出來，屋頂上已然全燒着了，放心沒有事了，匪黨已然退走。」陸七娘萍姑，拉着孫大娘，走出屋來，要命金七老仍然拉着虎子，出了屋門他是站在那里決不動，眼中更看到靠山坡的西邊，還有一處房子，也在燃燒起來，就因為這種地方想放火不容易，所以匪黨下手，他們人來的更少，只想着幾個受傷的人，伸手就能够把這班人置之死地，那知道，一照面竟自先毀了一個。

此時望到黃石谷的東谷口那邊，獵戶們架着兩個人退進來，一個是黃浩，一個是孫彪，這兩人的傷全不輕，身上全是血跡淋漓，要命金七老他咬着牙，竟自撲上前去，抓住了獵戶孫彪的胳膊招呼道：「朋友，你受這麼重傷。金老壽可實對不起你了，傷全是什麼地方，快告訴我。」孫彪是三處刀傷，不過因為流血過多，自己不能支持，可是金七老這一問他，他依然振作着精神道：「七老，你放心，死不了，當獵戶的受傷算不得什麼。」金七老這才把他手撒開，向架着他的弟兄道：「趕緊送到他房屋內，不要叫他躺下。」跟着更迎着黃浩也在問：「黃老師，你怎麼樣，這全是金老壽一人之罪。」黃浩道：「七老，我們很微倖，還沒有致命的傷痕，你容我緩緩氣再告訴你。」

獵戶們架着這兩個受傷人，全到了靠山坡當中，獵戶崔貴的家中安置他們，就仗着雖則兩處放火，房屋不易牽連，雖則沒有人去撲救，也只於毀這兩三間房子，現在誰也不再去顧這些事，孫大娘已

把陸七娘萍姑接應到獵戶胡忠的家中，但是這個孫大娘，此時也是強掙扎，回到屋中時，竟自險些摔倒，現在竟成了受傷的人，救受傷的人了，七娘和萍姑忙着給孫大娘敷藥紮裹，這里金七老他給孫彪黃浩二人治傷敷藥，還是親自動手，這一忙亂，直到五更左右，才略微安靜下來。

趕情黃浩他是一個久歷風塵人物，他明面上嘴里不說，可是眼前應付鉄壁峯的事這麼困難扎手，前途上連甘婆子也沒有十分把握，黃石谷這里攔着這麼兩個江湖上著名的人物，他們全是各有冤家對頭，至於這個萍姑倒是無足輕重，所以黃浩對於黃石谷這里很担心，他是十分注意着這一帶的形勢，認爲這里雖則僻靜，又有那道通天嶺阻隔，可是終歸是無險可守，他認爲甘婆子程天寵把這個千斤重擔，交給他，自己是在十分恐懼着，恐怕一旦出了事，自己也要弄個身敗名裂，不能保持住，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姜秋野雖則是個好手，終歸是年輕些，黃浩只有自己處處的經心警覺，不敢放鬆一步，黃石谷的獵戶們，全是有血性的漢子，他們全不含糊，連白天前後谷口常川派人把守瞭望，不過在黃浩眼中看來，等於沒用，還只於能防備平常的人，若想叫他們應付強敵，那就錯了。

所以黃浩在他們進屋歇息之後，自己一點不敢放鬆，順着黃石谷口，通着通天嶺的一段山道上，全仔細的盤查一番，更囑咐把守瞭望的弟兄應該注意的事，這個黃石谷除了前後谷口，倒是沒有道路可通，不過兩邊懸崖峭壁也擋不住非常人物，黃浩已經轉了一週，後谷口也看了一遍，趕到他二次翻回，正是這個虎子半夜間跑來，向七老纏磨練功夫的事，虎子被七老好言哄着打發出來，走到山坡邊

，正碰見黃浩，二次從前谷口翻回來，他看見虎子把他攔住，問他作什麼，虎子却告訴黃浩，自己功夫練好了，來告訴七老，叫他喜歡，黃浩也因為這虎子胡鬧的可笑，不過金七老的事自己不願多說，因為離着門不遠，恐怕他聽見，遂向虎子說：「好了，這麼夜深，我送你去睡覺！可是虎子天生的倔強，他在金七老面前已然說過，任什麼不怕，他却向黃浩道：「黃叔叔，你走你的，我胆子大，我自己回家。」

黃浩也因為這個孩子天生的異於平常的小兒，自己說了聲：「好，我就不管你，自己一直的撲奔黃石谷的後谷口一帶，這種房屋是隨着山坡的形勢建築，這一帶山坡是一個大灣轉，後谷口是斜向着西北，虎子是偏偏要等黃浩走遠，自己再走，這也是陰錯陽差他人又小，山坡邊樹又多，竟被他聽到匪黨的話，他跑回來報警，黃浩是順着山坡拐過去，這裏本沒有多少房屋，轉過這個灣去，前面不遠，就是後谷口，因為這一帶冷清清，靜悄悄，並且往西去，沒有什麼可隄防的，黃浩略一張望之下，從後谷口就翻回來，他剛到了這個山坡偏着西北拐角的地方，耳中似乎聽到一個獵戶的住家後面，緊貼着山壁下，瑟瑟的一陣草響，黃浩身形略停，他因為不便大驚小怪的隨意出聲，趕到轉過這座房屋的西牆角，張望了一下，沒有什麼，貼着後面的山壁有十幾棵樹，靠山根底下也盡是荒草，黃浩遂轉身退回來，順着山坡往東走，出來沒有十幾步，竟自「噢」了聲，雖然是面向着東走，可是眼角中竟瞥見什麼地方有光亮一閃，黃浩一回身，只見緊緊靠山坡的盡頭，那邊大約是獵戶王勇所住的那幾間房

屋，屋頂上猛湧起一片火光，上面很顯然的有許多乾草已在燃燒。

黃浩伸手撒背後的兵刃，口中可在發聲高喊：「弟兄們快出來，有匪人了！」他回身往西北角這片山坡前竄來，可是就在他身形往前一縱，突然從北邊山坡後一片黑影中，飛縱出一人，掄向黃浩斜肩帶背砍下來，口中還喊着：「輪下吧！」黃浩是猝遭襲擊，往左一甩肩頭，右足用力的一端，身形往南已經斜竄出七八尺來，刀已經撤下來，可是這個土匪是跟蹤而進，這口刀如疾風暴雨般攻上來，黃浩追隨程天寵甘婆子多年，這就叫強將手下無弱兵，來人的手底下十分凶猛，並且是安心下毒手，一招跟一招，一式跟一式，可是黃浩奮力應戰，掌中刀上下翻飛，這兩人在山坡前動手之下，也就是十幾招的工夫，兩人的兵刃是不住的往一處磕碰，這時附近這十幾家獵戶已經全驚動起來，立刻一片暴喊的聲音，這班獵戶們平時手底下放着現成的獵具，一旦遇到了意外的事，伸手就能抓到傢伙，這邊一陣劈叭的暴響，人全撞出來，刀槍、虎叉、木棍十幾個一湧出山坡前，發現了這邊動手，跟着就往上山攻。

可是這時靠這山坡的東頭那邊，也在同時發動，匪黨來的人，一共是四個，他們完全照顧到前邊，想要金七老跟陸七娘的命，可是那裏一碰頭，就遭到失敗，人竄出來，相隔這邊沒有多遠，他們是一個個背着受傷的人，向東谷口竄去單有一名匪徒，他知道後谷口有一名同黨是放火，攪亂他這個黃石谷，爲是叫他們首尾不能照顧，此時他聽到一片喊殺的聲音，他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猛往西邊撲過

來，因為獵戶們已經全闖出來，他們全離開自己的門口，這名匪徒他是緊貼着山坡的北邊，真要容他闖過來，首先是這一班壯漢們，就得毀在他手中，可是他往一個短柵欄的木門前往前一縱身，這個山口是有兩棵樹，樹蔭下黑暗他往這裏落，也正爲得突然撲過去，可以一伸手就先格輪下幾個，可是他往這邊才一落脚，突然從樹後，掄起一條鉄棍，這條鉄棍是斜着往他身上招呼，整個向他左肩頭胸前砸下來，這名匪徒，雖則一身功夫不弱，但是他決沒想到這裏隱藏着人，這一鉄棍砸下來，幾乎把他砸傷，身軀用力的往地上一撲，更往左一長身，這條鉄棍已然砸空，砸手中的刀，可猛砍出去，不過樹蔭下黑暗，他還沒辨清來人，刀砍出去只望着一個人的黑影子下手，突聽得一聲怪叫，可是噙的一聲，他的刀，竟被震出了手，他趕忙往左斜身一縱，可是這個鉄棍毫不容情的又掃過來，正打在他左跨上，還仗着他往外縱身縱得快，身軀竄出六七尺，往山坡下一倒，這個使鉄棍的人，仍然是一片怪叫着道：「老娘要你的命。」這個匪徒身軀倒下去，他趕忙一個懶驢打滾，騰身躍起已然看到追過來的竟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這個動手的匪徒他是老船戶雷震霄自己吃了這苦處認爲太冤枉了，到黃石谷來，對於這裏原本知道的清清楚楚，知道並沒有非常人物，最厲害的是金老壽、陸七娘這兩個人，全是帶着傷，可是他們對於黃浩、姜秋野這兩個人，就知道的不清楚了，對於這一般獵戶們，他們簡直不放在眼中，所以這個老船戶雷震霄，幾乎死在孫大娘鉄棍下。

這個孫大娘因爲自被他刀砍傷，也是怒極，可是這時要是再追上前去，可就要毀了，幸而這時在

黃石谷的東谷口胡哨連鳴，他們聽到是叫他們撤退，這個老船戶雷震霄，他才嗖嗖地的一連兩個縱身，往東竄出去，黃浩那邊跟那個匪徒動着手，此時孫彪等圍攻上去，他們若沒幫了忙，反到被匪徒傷了兩個弟兄，也就在同時猛往東闖過來，孫大娘尚在攔截堵擋，可是他終歸是因爲這一刀砍的不輕，此時掄着一條鉄棍向匪徒砸去，可是他自己頭暈了，身軀向前一栽，順着山坡倒去，這一下可更險了，闖過來這名匪徒，順手一刀，向孫大娘頭上砍去，黃浩跟孫彪全是跟蹤追趕，黃浩腳底下用了力，一個箭步竄過來，掌中的虎頭刀，往起一綳，把匪徒的刀磕開，他趕緊伸左手，把孫大娘從地上抓起，用力保護住他，匪徒是急於往回下退，他也趕緊的逃下去，孫大娘却大喊着：「弟兄們追，別叫他走了！」他領着六七个弟兄跟蹤趕下去。

這時孫大娘他往山坡邊一坐，向黃浩道：「老師父你不用管，你快去追趕人不要叫他走了。」黃浩招呼着沒追下去的獵戶們，先把孫大娘送回去，他可是緊往東谷口這邊追過來，路經孫彪所住的房屋門口，他已經看到門驚着，要命金七老，還在怪叫着，陸七娘、萍姑也全提着劍，黃浩知道他們這般人，沒有危險了，可是孫彪等一般獵戶，不願命的追下去，他們可要毀在匪人的手中了，所以黃浩也顧不得再向他們打招呼，一壓手中刀衝出東谷口，東谷口可是前面一片呼號叫罵的聲音，這一帶可黑暗了。

黃浩一聽，這種聲音，就知道獵戶們十分不利，他暴喊一聲，弟兄們只管退，我來收拾這羣賊黨

，可是不用黃浩招呼，他們已經退了，內中有兩名弟兄，架着獵戶頭孫彪竄回來，高聲招呼：「老師父你來的好，孫頭可受傷了，黃浩此時已到了近前，果然看見孫彪是一身血，黃浩一個旱地拔葱身形猛竄起來，向前撲去，這裏還有四五名獵戶，全往兩邊山坡上退回來，可是他們絕不逃，內中有一名提着彎弓的，叭叭地連打出兩支弩箭，黃浩已然隨着這兩支箭竄過來，掄刀向一名匪黨，身上砍去，黃浩這一撲回來，沒退回去的幾名獵戶，胆量又大了，他們二次一聲吶喊：「弟兄們別含糊了，動手吧！」黃浩此時掌中這口刀上下翻飛，眼前這名匪黨，身上已被黃浩刀頭掃傷了兩處，眼看着黃浩就要把他留在這，此時忽然從東邊嗖嗖的飛縱過來，一條黑影，這個人身形已離得近了，一聲暴喊道：「大胆的狂徒逼人太甚，方老師就不能要你的命麼？」人隨聲到，這個人身形，往黃浩的身邊一落，他是赤手空拳，抖掌向黃浩的肩背上打來，黃浩已然覺出此人的掌風近極，黃浩趕緊往左一擰身，身軀一個翻轉，掌中刀反向這人的雙臂上砍下來，可是這個人，手底下非常快，他們猛然的雙臂往回一撤，身軀往下一沉，黃浩的刀往他頭上砍過來，這個人上半身往前一探，雙臂又往外一抖，一個懶龍伸腰式他雙掌反奔黃浩的右肋下打過來，黃浩的刀砍空，勢子用的太猛，此人手底下，變化的這麼快，黃浩只好腳底下用力，往外一踹，可是已經慢了，這個匪徒的左掌已經打在黃浩的右膀上，谷口外一帶並沒有平地，完全是高低不平的石坡，這一來黃浩再也收不住勢，身軀竟向山坡邊倒去，那個受傷的匪徒，他原被黃浩砍傷，此時那肯再留情，往前一縱身竄過來掄刀向黃浩身上剮來，黃浩此時身

軀已經倒下來，就這樣他依然用足了力量，往起一挺身，一個鯉魚打挺式，可是身軀才起到一半，匪徒這口刀已經砍上了，黃浩雖則被打出來，自己的刀始終沒撒手，這時匪徒的刀已經砍到自己的左肩頭。

還仗着黃浩這一身功夫，全是程天籟相傳，有臨危應變之方，在這種情形下他咬着牙，身軀猛往左一摔，原本是臉朝天，這一反個身軀向左翻身倒下去，刀是砍上了，左肩頭跟他一翻身左臂後全被刀掃中，可是這一來把自己的命算是救了，身軀二次往下一倒，雙臂向上伸着，一連三個翻身，向左滾出去，同時山坡上的獵戶，看到黃浩受傷，匪徒追着砍他，他們不顧命的暴喊一聲，一支弩箭打出來，兩把虎叉，兩塊大石塊，拚着命的向匪徒砸去，黃浩此時已翻身躍起，這個提刀的匪徒，竟自被獵戶們猛攻之下，也往東一竄，這時黃浩一回身高聲喊道：「朋友們住手！黃石谷這裏的人一個不會走，鉄壁峯的朋友們只管再來招呼，現在還不想放手，姓黃的雖則受傷，照樣的奉陪，黃石谷的獵戶，是無辜良民，好朋友們！殺傷他們算不得好漢子！」黃浩這一喊就算是救了獵戶們的命，因為今夜所來的人，其中有一個自命不凡的人物，他此時竟自一聲狂笑道：「發話的人你說的很對，這些無知的蠢漢們殺他們有什麼用，姓黃的你抱個腕子吧！」黃浩高聲答道：「鉄鶴騰程天籟的門下川邊黃浩往後只管賜教吧！」這個人答了聲：「好！」他已經帶着他手下黨羽，嗖嗖地一連幾個縱身，向通天嶺那邊退去，獵戶們算是保全住沒有什麼死傷，可是這時黃浩在刀傷之下，因為流血過多，身軀也有

些發幌了，獵戶們趕緊架住往黃石谷里退回來。

姜秋野他可是始終沒敢離開，黃石谷內房頂一帶因為關心着金七老等一般人，此時黃浩、孫彪全被安置在獵戶的家中，這就是黃石谷夜間出事的情形。天剛亮，甘婆子甘云鳳閔三娘程天寵余忠全到來，他們向甘婆子，述說經過後，甘婆子聽到匪黨們夜擾黃石谷這件事情不足為奇，因為現在對付的一般匪黨們，他們是也拿出十二分力量來，所以自己這般人的行跡，連翻敗露，唯獨對於孫彪的這個小兒虎子，這麼點的孩子，他竟會有這麼大的胆量，被金七老抓着的匪黨完全算毀在虎子的手內。

金七老雖則厲害，他終歸是個受傷的人，當時虎子若不是抱住了那個匪徒的兩腿，金七老是很危險，黃浩對於要命郎中鮑子威三陰絕戶掌羅義，自己雖則沒見過可是夜間跟自己動手的人，絕不是他兩這可以斷定，可是這個人手底下也很厲害，甘婆子認為這個人可疑，遂向黃浩孫彪安慰了一番，金老壽還在院中，甘婆子等全出來，孫大娘那里已經招呼了兩名弟兄，搬來幾條板凳，放在了院中樹蔭下，甘婆子向金七老問道：「出事的情形黃浩已經全說與了我，可是闖進屋中的最後一個也就是黃浩在谷口被他一掌打傷的人，據黃浩說此人手底下功夫十分厲害，他已經跟他在谷口外動上手，看得清楚，這個人絕不是三陰絕戶掌羅義，可是龍山鐵壁峯先前絕沒有這個人，現在他大約又要來幫手，所以我認為鐵壁峯不能一網打盡，就是無窮後患了。」

要命金七老此時他仍然拉着虎子，手底下給他向北劃着，聽到甘婆子的話，抬起頭來，略一思索

，向甘婆子道：「此人在谷口外，臨行時他可是說出他姓方，難道是在十二連環場裁過大跟頭的黑熬手方沖，眞要是他，天下的事眞是無奇不有了。」甘婆子道：「人的一生成歸算是蓋棺論定，不到嚙了氣，這個人不准怎麼樣，可是鉄壁峯又加厚了勢力，我們的事就不能再緩手了。」

甘婆子更把夜間龍山鉄壁峯小弟三人，偷渡招魂澗，鼓動鉄壁峯的匪黨留東定約，跟鉄壁道人，指示這般人到黃石谷，全說與了金七老，金七老一聽這個話，右手向腿上一拍道：「老婆婆這樣看起來，我們這般人也應該放手了，他們小弟三人有這種胆量，我金老壽眞有些甘拜下風了，鉄壁峯的事應該下手了，甘婆子道：「七老，事情不是我老婆子遲疑不決，不敢動他，他們小弟三人有這種胆量，捨死忘生的偷渡招魂澗，還要齊襲鉄壁峯，我們不要辜負了孩子們這番勇氣，我們也要用出奇制勝的手段，把鉄壁峯匪黨們一網打盡，不能作到這樣，我們也太對不起這小弟三個了。」金七老拍着虎子的頭頂向甘婆子道：「你別忘了這還有個小英雄在這場事立過功」甘婆子點點頭道：「你這到不是笑話，這孩子眞是天生的奇童，金七老你總算眼睛不空，這個孩子將來總要成全出來，要叫他繼承我們的事業。」金七老跟着問道：「這全是將來的事，眼前的事究竟怎麼辦？」甘婆子道：「現在要給他個答復，他怎麼來的，要怎麼回去，可是這次鉄壁峯我們應該只去一個人，叫他也看看我們的手段如何？」甘云鳳站起道：「阿娘這件事你交給我吧，我絕不會誤事，說什麼我也得走一遭了」甘婆子看了看甘云鳳點點頭道：「你也應該拚一下才對，給匪黨們些顏色看，也叫他認識甘婆子女

續鷹爪王 第六集

兒，終歸不是好惹的！」

欲看龍山鐵壁峯俠盜競技緊張節目均於七集敘出。



上海勵力出版社